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墨子閒話

(二)

孫詒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墨子閒話

(二)

孫詒讓著

國學小叢書

# 墨子閒詁

##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孫露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天志之義也畢云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

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

家所避逃之畢云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畢引廣雅所尻也失之案此當從畢說下文云此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即承此文然

且親戚兄弟所知識親戚即父母也下篇云其相傲戒一本如此下同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

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傲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

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傲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傲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

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日舊本作曰畢校井上曰字皆改為日云翁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曰以意改俞云畢改兩曰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

語也言字即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曰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為衍文墨

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日知晏陰蟄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避逃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其觀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

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避逃起下文必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忘天清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蹕八字為句上焉與於同義焉而猶言於而書於此晴晏之日焉而得蹕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為衍文則尚未得其義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云門當為洞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為閉閉讀若閉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閉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閉攸遠無人雖重巖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廣虛幽閉遠遠隱匿重巖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為幽閉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谿博林幽閉毋人之所幽潤亦幽閉之誤案王校是也但蓋聞為閉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楊注云幽深也閉隔也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

字及以意補之於二字王據上文補士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字案有者是也王亦據增我欲福祿而惡禍祟若我不為天之

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舊本按此十五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

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作義以意改顧云季本我曰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詒讓案意林引下篇正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

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畢云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即也正之也次即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竝作勿庸以即女家語始錄驚作勿庸以即女心皆其體說文至古文作聖亦其例也案意林引下篇次並作恣則畢說亦通節用上

篇云。聖王既沒。下民次也。恣亦作次。可證。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卽卿大夫也。詳尙同中篇。將軍

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

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

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之也。俞云。上之字當在天下上。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

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爲政也。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天之爲政於天子。下文屢見之字。似不當刪。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

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嚮牛羊豭犬彘。潔爲黍盛酒醴。畢云。爲黍二字。舊脫。據後文增。以祭祀上帝鬼神

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顧云。據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同。戴云。案中篇云。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則此文衍下字。

及所求二字。及者字。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

於富且貴者。於吳鈔本作欲。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

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

得賞也。畢云。賞下當有者字。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

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

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樂謂子孫纂業也。左昭元年傳。蓋驗能樂其官。杜注釋爲纂業。

又疑當爲葉萬子孫。葉與世同。公孫龍子云。孔穿。孔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苑秦。方施天下。猶旁。或詛楚文云。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禮弓云。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方施天下。猶旁。或

當為寡字之壞。詒讓案方旁古通。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節士篇。方作旁。說文上部云。旁溥也。方施言施溥。徧於天下也。

罰何以也。依上文當作其得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道藏本吳鈔本並作中詬鬼。大戴禮記本命篇云。誣鬼神者罪及二世。則作誣義亦

通畢云。據上下賊人。賊舊本譌賤。今依王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當有神字

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賤亦賊之誤。此並蒙上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殁其世。殁吳鈔本至今毀之。謂

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

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內。粒食之民。大戴禮記少問篇云。莫不嚮牛羊。豭

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擊云。邑舊作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

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

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此我下。吳鈔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

也。力政。下篇作力正。謂以然義政將柰何哉。畢云。舊脫政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

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中篇及兼愛中篇下篇。文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

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畢云。非猶背。行反此。猶倖馳也。畢

俾一本作倖。詒讓案。倖疑倖之誤。玉篇人部云。淮南子。分流倖馳。倖。相背也。與倖同。今淮處大國攻小國。

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

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字。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

之所欲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

出，然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

之爲善政也。王云：舊本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政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俞云：三善字皆音字之誤。蘇善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靈臺碑、孫叔敖碑。與

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爲

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

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之貴，大夫之貴，士之貴，

僑當爲僑，言確然可知。鈕樹玉云：僑，當作高明。案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

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

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

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訓釋天之明道。言曰。明哲維天。華云。舊作臨

君下土。土。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鍊書出字。或作土。若數書作敷。數書作賣。數書作敷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爲出。案

王說。是也。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夫。吳鈔。本天子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

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慎。與順同。上下文。云。順天意。下同。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當有意字。子墨子曰。天之意不

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本

脫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字。畢校改上爲止。今並據正。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

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

有以潔爲酒醴粢盛。潔。吳鈔。本。作。潔。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

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寃二形。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持

今作怨。同。蘇云。寃當讀如怨。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持

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奉而光施之天下。

光。與廣通。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使寔無憂。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寔。舊

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慎。亦讀。且夫天子之有



天下也。戴云：子字衍。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吳鈔本：辟作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

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俞云：臣國當為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尹曰：國今若處大國則攻小

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同以。畢云：已。今若

處大國則攻小國。畢云：舊脫則字。據下句增。處大都則伐小都。吳鈔本：二句並無則字。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

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欲矣。人之

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祟也。畢云：舊脫禍字。據下文增。若己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

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

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道藏本：吳鈔本：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吳風

詳尚同中篇。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畢云：舊脫道字。一本有。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

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

不祥者。王云：故猶則也。畢云：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撤遂萬物以利之。物。吳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擊。旁

義不可通。撤當為遂。疑本作邀。或作撤。傳寫誤合之。為撤邀。而邀又誤為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夷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是交邀古通用也。邀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案俞說：迂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

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荆王者。曰：臣能撤鹿。莊子：至樂篇云：莊子至楚。見空。觸饋。撤以馬。垂成。玄英疏云：撤

打擊也。依韓子：撤鹿義推之。疑當為撤御之義。遂或當為逐之譌。然下文若豪之末。吳鈔本：作毫。下同。云：以長途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則途字又似非誤。未能質定也。

正文經典 或从毛非 非天之所為也。為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正。蘇云非上當有莫字下同謂當從下文而民得而

利之則可謂否矣。蘇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為厚禮記檀弓篇后

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

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字舊說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顧云顏氏家訓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為確磨之

王校是也。詳以昭道之。說文曰部云昭明也。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不可通雷蓋實字之義。

實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

百事。舉云。以臨司民之善否。同俗从人。為王公侯伯。侯伯舊本作諸伯。吳鈔本作侯伯。道藏

而罰暴。舉本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顧云。賊金木鳥獸。賊當為賦形近而誤。言賦從事乎五穀麻絲。吳鈔

麻。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驢若愛其子。一切經音義引三

利之。蘇云單同。彈其子長而無報乎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同舉。今夫

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以吳鈔本。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非上亦當有無字。舉而民得而利之。

則可謂否矣。否亦當作厚。詳前。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吳

本無君。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不亦當

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夫，舊本亦作天。王云：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此吾之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今據吳鈔本增二字。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吳鈔本，吾下有之字。天下無之字。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畢云：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愆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畢云：後漢書注引書於竹帛，其事據下作書於竹帛者，後人搨兼愛下篇刪之。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吳鈔本，槃作盤。下同。畢云：亦然。戴云：當依下文補脫文三字。今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般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畢云：據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當作既可得而智已。智，卽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知已。尙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者，智誤爲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

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得而知也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譌字不辯而自明下篇亦云既可得而知也

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

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

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

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

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夫誓之道之警道藏本吳鈔本竝作明莊述祖云墨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大誓上篇大明即

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命爲中篇案此文非命上中二篇並作大誓明堯爲謂字蓋誓者爲折明即錄古折字之譌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書湯誓誓字作折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載

古文甘誓誓字作折蓋皆折斷二字傳曰紂越厥夷居江聲云夷居偃婁也不宥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

寫譌舛以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曰紂越厥夷居文尸部云居躡也不宥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

祀祇舊本譌祇今乃曰吾有命無廢備務警云此句非命上作無廢匪屬非命中作毋廢其務據孔書泰

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爲作作者取墨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星衍云當作無廢其務言不勤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江聲從毋僂其務云僂讀爲戮言已無僂其務言不勤力其

勤力於鬼神之務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

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審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詒讓案無當讀爲侮詳命申篇云太誓僞孔傳云

平居無故廢天志百神宗廟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詒讓案無當讀爲侮詳命申篇云太誓僞孔傳云

天命故羣臣畏服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孔說非墨子義天下畢云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莊讀

案莊說難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畢云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

通不足據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畢云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

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得舊本誤謂今據吳鈔本正王校亦改得是故子

墨子之有天也。畢云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辟人當作之。上文云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是其證。匠人之

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量度與鈔本倒下同。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

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

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王云天之意本天之意。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意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

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爲上與鈔本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

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王校刪二意字。云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

察意疑當作應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不善言談。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善刑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塙。下行字舊本譌非。今從王校正。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

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

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

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

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畢云：据下文當有矣字。王引之云：所以可以

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有疑當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

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

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王引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為敵戒。字之誤也。上

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為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為敬。故亦為敬。亟。又與荷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荷。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悔。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

重貌。謹重之義。亦與敵相近。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

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正猶言正。人詳上篇。何以

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

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為正。意林引次。並作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諫為恣。王訓為即。似未瑋詳上篇。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大

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為正。

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為政。依上下文。亦當作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

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王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說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

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為禍崇。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崇也。疾病禍崇。見

中霜露不時。天子必且嚮象其牛羊犬豕。絜為粢盛酒醴。絜。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

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當有祠字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吳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

且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俞云此上脫誰為貴天為貴六字中

天為知而已矣是其證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

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食謂享食其賦稅物產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

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勞勞說文以為縮文旁字勞與方通今文

虛作虛南唐本業寺記作靈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柱篇評靈亦墟虛之誤與此正同皆櫛象其牛羊犬彘絜為黍盛酒醴以敬祭祀

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譬吳鈔本作辟今是楚王食於

楚之四境之內。王引之云今是與今夫義同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戴云當據上文補之四境之內五字墨

之人。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

物而止矣。王云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為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

不祥。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依上文當作不祥曰天也。若天之

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王引之

為偏言天徧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為偏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辨集解一作別其證也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

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吳本三代之聖王故昔

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下之字吳鈔本無疑衍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

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戴

以法疑當作以為儀法脫二字耳以為儀法見下文也當為世之觀世名之曰聖人句案以下文校之此處脫文甚多以法也三字乃其殘字之僅存者戴說未瑩今以此下文及尙賢中篇補之疑當作以為民

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樂萬世子孫繼嗣譽之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字據下文增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誣侮上帝山川鬼神

天畢云一本有鬼神天三字案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

離散國家滅亡抔失社稷。畢云說文云抔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抔子辱矣玉篇云抔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

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樂萬世詳上篇王云賁當為者隸書者字或作賁見漢衛尉卿衡方部

言樂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尙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名之曰失王。蘇云失字誤以此知其

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

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正上篇並作政字通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

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

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

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



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

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是謂

文中篇正作天賦。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

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

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之別矣。王云：舊本脫知字。中篇曰：圓與不

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當爲志。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道藏本：吳鈔本。何以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今知氏大國之君。俞云：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

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觀禮篇大史是有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

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間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

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寬者然曰。俞云：

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然曰。寬者

下當有闕文。蓋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語案疑當作寬。然曰者。乃衍文。寬當爲寬之借

字。聲義並與。同。既文。則部云。鷺呼也。說若。羅寬。同。從其聲。古通用。言今大國之君。皆然爭持攻國

之論也。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十。蚤。吳鈔本。作爪。非攻。比列其舟車之

卒。俞云：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以攻。則無罪之國。則當從非攻。入其溝境。王云：溝境二字不詞。

此涉下文。講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以御其溝池。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

作御見帝堯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吳鈔本民之格者則勁拔之畢云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即

二形相似而誤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吳鈔本民之格者則勁拔之畢云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即

之誤非攻下篇云勁殺其萬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常為彙即孟子所謂係

民殺與拔篆文相近而誤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常為彙即孟子所謂係

累其子弟也彙誤為彙後人因改為操耳案王丈夫以為僕南並同今據正左傳文十八年杜注云僕御

校是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係累猶縛結也丈夫以為僕南並同今據正左傳文十八年杜注云僕御

也周禮夏官鄭注云養馬曰胥靡史記賈誼傳云傳說胥靡索隱引徐廣云胥靡衛刑也晉灼云胥相也

刑徒人也崔譔云腐刑也荀子儒效篇楊注云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錮相聯繫漢書所謂銀

鬻者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錘連枷也案尙賢中篇說傅說被錮帶索膚榮平

傳應即史記所謂胥靡婦人以為春侖吳鈔本婦作頤曾作因誤畢云周禮云其男子入于鼻隸女

為刑徒役作之名徐說說婦人以為春侖吳鈔本婦作頤曾作因誤畢云周禮云其男子入于鼻隸女

婦人為會之義曾與百聲形相近說文云抒白也亦春彙義與王云畢以會為或春或曾之曾非也說文

曾釋酒也從西水半見於上禮有大會掌酒官也月令注酒孰曰酉據此則酒官謂之會者以其掌酒也

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會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

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是其證惡士奇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

為之即墨子所謂婦人以為春會也宋翔鳳云呂氏春秋精通篇云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

得生而為公家為酒則此言春會者或為春或為酒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有女春枕二人鄭注云女

春枕女奴能春與枕者枕抒白也說文百或作枕此以春會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

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有與又發其紉

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紉字詒讓案紉吳鈔本作紉即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紉處當作徒遠徒正字

注云徒步也連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連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遠謂使人致賀於攻伐之

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紉字詒讓案紉吳鈔本作紉即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紉處當作徒遠徒正字

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紉字詒讓案紉吳鈔本作紉即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紉處當作徒遠徒正字

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後子卽嗣子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說府字視吾先君

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爲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爲儀案美乃義字之誤

儀法當讀爲嘗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君上之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

而相亡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或寇當至當並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

作當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

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已者此吾所謂大物

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

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

通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扭格人之子女者乎蘇云扭說文云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捕格舉

當爲衍文蓋卽垣字之誤而覆者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蚤彙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

一字爲文也下文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扭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

無扭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扭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

曰格拘執也是其義案扭擣字通方言云扭擣取也南楚之閒凡取物滯泥中謂之扭或謂之擣釋名釋

妻容云擣又也五指俱往又取也俞說非與角人之府庫俞云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竊人之金玉蚤彙者乎王引之

云牢閑也。說文牛部。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為政也。畢云：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吳

鈔本作夫。季本。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搥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彘者。道

並有平字。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畢云：舊脫之。毛詩幽風七月傳云：春夏為圃，

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竊人之桃李瓜薑者。王引之云：舊脫者，與入人之場。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

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

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畢云：據上格。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彘者，數千萬矣。

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

是賁我者。賁，畢本並改實。云：舊作賁，下同。以意改。顧云：賁，讀若治絲而勢之。勢，我當為義。案顧說是也。勢

券，皇象本作賁。此以。則豈有以異是賁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王引之經

下刪。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畢云：能少嘗為少而。據上文

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戴說同。謂甘多嘗謂苦。王氏釋詞多嘗

政也。戴云：政上。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戴云：三字。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王云：文義二

文當為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為不義，反以為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為非，則知而非

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案王據非攻篇證此是也。而改文為大，則非是。此

當作因以為之義。與謂通。文。此豈有異賁黑白黑甘苦之別者哉。別辯聲。近字通。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為儀法。畢

之當為志。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俞云：大夏，即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吳鈔下有字。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蘇云：詩大雅文王篇二毋字作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義並詳。此誥文王之，以天之志為法也。吳鈔本：誥作告。畢云：誥字，據上。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兩志。王校亦。刪詳前。

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淮南子汜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志亦同。顏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畢云：正，同征。誥讓案節下篇作征字通。天子禮禁暴民，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畢云：舊脫亂字。據下文增。以兵刃毒藥水火，退

無罪人乎道路率徑

蘇云退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退當

為近字之誤迓與禦通書牧誓弗迓克奔釋文引馬融本迓作禦云禁也史記周本紀弗迓作不禦集解

引鄭注云禦張禦謂張暴也孟子萬章篇云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云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

即其義也率徑當讀為術徑屬上道路為句率聲與尤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白虎通義五行

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述氣即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

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閉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杜預玉燭寶典

引索邕月令章句云術車道也徑步道也鄭蔡說並通漢書刑法志亦云術路如淳注云術大道也俞以

率徑為衍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

文亦誤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舊本借

云借本書尙疑中作藉此俗改王云上言若使則下不得又言借者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

誤借與皆通湯誓予及女皆亡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借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借言使天

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為

必不亂也舊本罰暴二字倒轉據上文改

教誨乎天下舊本下有之字畢又以意增人字王云畢補非也此文本作且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今本天

即天下之人也案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

王說是也今據刪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無惑字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

可以不明察此者也舊本明上挽不字今從王校補俞云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察

即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即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

無明字也蘇云下以字當作不案俞說是也今從之此字不當刪詳非攻下篇

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

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亡吳鈔本作無亡古無字篇請惑聞之見之。請當讀爲誠墨子書  
爲誠故此亦以請爲誠詳尙同中下二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蓋按則必以爲有非命篇補今從  
篇惑與或通載云請諸字之誤失之之。若是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

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何可錯出義兩通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畢云史記索隱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

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章昭注國語引三  
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章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  
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可爲證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  
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案宋尤表本文選注惟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國語章  
注宋明道本亦正作三年畢俞並誤據俗本疏矣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周春秋亦作後三年據史記宣王  
四十六年崩則殺杜伯當在四十四年通鑑外紀載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  
竹書紀年云宣王四十四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則不數所殺年亦通周宣王合諸侯而出

於圃田車數百乘。田於圃田吳鈔本作舍於圃田國語文選注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  
俞云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改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圃  
田即其地也畢讀圃田字絕句非是詒讓案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鄆章注云鄆鄆京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徐廣云豐在京兆鄆縣東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  
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理言之鄆在西部圃田在東都相去殊遠又章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  
明道本圃作圃史記封禪書索隱周本紀正義所引並與章同論衡死爲篇云宣王將田于圃則漢唐舊  
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爲圃田荀子王霸篇楊注引隨巢子云杜伯射宜王於畝田畝與牧聲轉字

通疑即鄆京遠郊之牧田亦與圃田異但隨巢子以圃田為畝田似可為俞讀左證近胡承瑑亦謂此即圃田而謂國語鄆即敷鄆廣章以為鄆京之誤其說亦可通姑兩存之

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田車木從數千人滿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俞云從乃徒路也駕田馬畢引左傳中甸非此義

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案俞校近是但此當以徒數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未衣冠蓋章弁服也千為句人屬下滿野為句非以徒與車為對文也

弁服鄭注云章弁以棘章為弁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舊本作射之詒讓案史記改中又以為衣裳也棘朱色近通稱

心折脊殪車中後漢書光武紀伏攷而死畢云獲太平御覽引作績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詒讓案史記索云獲弓衣也左成十六年傳楚共王使養由基射呂錡中項伏獲畢又云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鄆章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嗣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周為唐杜氏章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

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國語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章注云春秋紀人語莊王使士囂傳太子申叔時皆之曰敦之春秋以感勸其心云故春秋之記臣有試其君子有殺其父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試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七年事為君百國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讖其子戒也此異文云

改若此之慍慍也慍速義同玉篇手部云慍側林切急疾也慍與擯通易豫朋益贊釋文云贊鄭云速也道藏本矣鈔本並無也字畢云說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道藏文云慍籒文蘇云慍與威義同

鈔本並字昔者鄭穆公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無也字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即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  
段籟子相見講道籟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籟子難以堯舜不賜年  
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為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誥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諡穆者  
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  
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  
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對問禍福報應亦云秦穆有道句芒錫祥以諸書證之則不當作  
鄭明矣下文凡當書日中處乎廟嘗古字通用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  
鄭字並當作秦當書日中處乎廟嘗古字通用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  
人面素服三絕三絕無義疑當作玄純玄與三純與絕艸書並相近因而致誤素衣衣而狀正方畢廣  
二字素服三絕純蓋即深衣采純明與凶服異也畢引說文云絕刀斷絲也非此義而狀正方畢廣  
引作而狀方正戴云而乃而字之誤案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  
山海經郭注引作方面則而非誤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  
作神曰帝享女明德女吳鈔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本吳鈔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亦當  
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案明同名也王云鈔本御覽神鬼部二正作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  
芒不得與名通案王校是也楚辭遠曰予爲句芒句芒地示五祀之木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也左傳昭  
遊洪興祖補注引亦作名今據補正曰予爲句芒句芒地示五祀之木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也左傳昭  
官配食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  
者非地示也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  
案史記簡公平公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年也詒讓案論衡書虛篇說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顧云論衡  
此事作趙簡子死僞篇作趙簡公並誤惟訂鬼篇作燕簡公與此同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顧云論衡  
死僞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簡公時燕尙未併王死人毋知亦已毋吳鈔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莊子義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簡公時燕尙未併王死人毋知亦已毋吳鈔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畢云祖道王云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  
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此祖非祖道之謂秦王說近是顏之推還宛記又作燕之沮澤當國之大  
肥祖與沮菹字通王制云山川沮澤孔疏引何胤隱義云沮澤下溼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菹澤生

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菹也。俞正燮據說苑臣術云：魏程璜：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王引之云：當乘軒車，載華蓋，時以閒暇，祖之於野，蓋所謂馳祖者也。未知是否。齊樂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社之下，校增有字，論讓案：國語魯語云：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樂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社而往觀族，非先王之訓也。章注云：族，衆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齊社蒐車，賈使客

觀宋之有桑林。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南子脩務之，宋之有桑林。訓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高注云：桑山之林，能為雲雨，故應之。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注云：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湯樂名。案杜預司馬彪並以桑林為湯樂。左傳孔疏引皇甫謐說：又以桑林為大濩別名。以此書及淮南書證之。桑林蓋大林之名。湯禱早於彼，故宋亦立其祀。左昭二十一年傳云：宋城舊廡及桑林之門，常即望祀桑林之處。因湯以盛樂禱早於桑林，後世沿襲，遂有桑林之樂矣。聚

楚之有雲夢也。爾雅釋地云：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部華容縣東。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周禮州長鄭注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噎之車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在位十二年，殺莊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三年：北燕伯款，即簡公。史表則以為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共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殊不合。未知孰是。論衡死偽篇云：簡公將入於

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與此小異。疑兼采它書。恒古，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與和通。桓門當即周禮大司馬中冬狩田之，和門與此云馳於祖塗，不同也。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

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慆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惟吳鈔：昔者宋文君鮑之時，君吳鈔本

記義篇云：宋公鮑之身有疾。有臣曰：禡觀辜。顧云：論衡訂鬼作宋夜姑。治讓案：字書無禡字。論衡祀義篇云：祝曰：夜姑

五年，曾有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又文六年，晉狐射姑，穀梁作狐夜姑。春秋：桓九年，嘗從事於厲。論衡

年經：有曹世子射姑。左傳：定二年，又有邾大夫夷射姑。是古人多以射姑為名之證。固嘗從事於厲。禮義

篇云：掌將事於厲者，盧云：厲，公厲。秦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祿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

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支為證。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

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支為證。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

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支為證。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

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支為證。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

祝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玉篇云：祿之翕切。呪詛也。又音注：言神馮於祝子而言也。蘇云：下文舉揖而棄之，則揖宜从木為楫。俞云：下文祿子舉揖而棄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祿子，揖杖出下文，本作祿子。舉杖而棄之，尚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為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杖為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棄之，猶曰：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為杖，揖後祿疑調之異文。說文：示部云：禱，禱牲馬祭也。周禮甸祝禱牲調馬，鄭注云：禱讀如伏誅之誅，今條大於其畢以祿為祝，異文。說文：示部云：禱，禱牲馬祭也。周禮甸祝禱牲調馬，鄭注云：禱讀如伏誅之誅，今條大於其身謂之祿子，猶楚辭謂巫為靈子也。蘇校謂：揖當作楫，近是。論衡：祀義篇：作厲鬼杖楫而與之言，又云：舉楫而捨之，楫即楫之俗，然說文：木部云：楫，舟楫也。於義無取。竊疑：楫實當作投，篆文形近而誤。說文：攴部云：笏，軍中士所持，攴也。與攴音義同。淮南子：齊俗訓云：擯笏杖，笏許慎注云：攴，木杖也。但漢人引已作楫，未敢輒改。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全，無虧。春秋：冬夏選失時，蓋言祭厲失其常時。畢云：選同，算選，當讀為饋具之饋。畢說非詳。後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論語：學而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纜之中。畢云：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纜，絡也。以繪布為之，絡，小兒師古曰：即今之小兒纜。荷纜，負其子而至於矣。集解：包咸云：負者，以器曰纜。呂氏春秋：明理篇云：道多纜，高注云：纜，小兒被也。纜，格上繩也。孫奭：孟子音義引博物志云：纜，纜纜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纜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案宋世家：無兩文公，且官臣在強葆之中。鮑何與識焉，不當名蓋并同。此蓋墨子傳聞之誤，不得謂宋別有文公鮑也。虞說非。官臣觀辜特為之。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于子祿，舉揖而棄之。揖，疑亦當為投。蘇校改：楫亦通。俞校改：杖於壇下。此疑當讀為殿。同聲假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尊之杖以敲之。釋文云：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殿，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曰：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檣也。案今本說文：支部：隨，作隨。畢云：彙，瘞之壇上。當是時。畢云：舊脫此。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著在宋之

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惟吳鈔本作唯。昔者齊莊君之臣。臣字。据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公。舊脫。有所謂

王里國。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王國卑下同。疑此非。中里傲者。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傲。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何注云。古者

疑獄三年。而後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畢云。出與猶同。故兩作王云。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音欲兼

而後斷。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

之事。畢云。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鄭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此所云與禮合。二子許諾。畢云。太

事類賦引作。於是洫。畢云。說文云。洫水兒。讀若窟。洫未詳。疑洫字。音以水。洫。當是洫。盟之

可鳥寡力可三切。王引之云。即到字也。廣雅曰。剗。剗到也。吳語。自剗於客前。賈逵曰。剗到也。作搃者

或字耳。此文本作搃。羊出血而灑其血。謂到羊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獻部十三引。作以血

灑社者。皆文耳。今本出血作灑。血。涉下文灑字。而誤加。又誤在搃羊之

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洫。洫為出血未堵。而灑搃為剗。則是也。洪說同。讀千里國之辭。既已終矣。畢云

事類賦作。讀中里傲之辭。未半也。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畢云。事類賦引。折其腳。祧神之。此有稅

已盡二字。讀中里傲之辭。未半也。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畢云。事類賦引。折其腳。祧神之。此有稅

疑當云。跳神之社。案羊跳安。而稟之。瘞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開。畢云。太平御覽引

能敵人使。瘞畢說不合。事類賦引云。齊人。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畢云。品當為盟。下請當為情

也。上請字當為請。先當為共。錄書先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而誤。共字常在盟字上。共盟見上文。諸猶令人

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情

也。是請證。今本諸譌作請。共譌作先。盟譌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

子書通。以請為情。不煩改字。俞云。先字之義。尚不可曉。王氏改為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

矢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即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夫。見孔宙碑。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慚慙也。以若書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案俞旣是也。

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王云。深谿博林。幽澗毋

谷幽閒無人也。幽澗亦幽閒之誤。幽閒毋人。正施行不可以不董。顧云。爾雅董正也。蘇云。董疑謹字之說。指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深谿相覆。

言不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盤水土以待乎天董尹知章注曰。董誠也。調董爲誠。即讀董爲謹也。說文董古文作董。形與董相似。故誤。案俞說是也。禮記內則塗之以謹塗。玉篇引作董塗。亦謹董通用之證。

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畢云。當爲情。下同。案請即情之。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

欲爲高君子於天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尙。下又挽士字。尙士即上士也。下文云。則非

耳目之請哉。有讀爲又。衆之疑。當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

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

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非攻下篇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

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母祖所自出。疏者受外祀。此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

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疏者受外祀。此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

祭云。外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

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祭吳鈔。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古者聖王。文厲見可證。其賞也。必於祖

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均聽之中。謂新舉充當也。非

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均聽之中。謂新舉充當也。非

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均聽之中。謂新舉充當也。非

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

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必擇木之脩茂者。

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劉達祿云壇場祭壇場也置指也茅蘆表坐車昭曰也。

紗本立以為葦位。畢云葦蘆字假音說文云蘆朝會束茅表位日蘆春秋國語曰茅蘆表坐車昭曰也。

作修社字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作社史農祠孔廟奏銘作社因譌而為位急就篇祠社稷也。

兼書社字一作葦顏師古曰葦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葦位。

恆思有神葦高注曰神祠葦樹也莊子人間世篇曰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呂氏春秋懷龍篇曰問其社。

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太玄聚次四曰羊示于葦社皆其證也置以為宗廟承上賞於祖而社。

言索隱引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葦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葦字作葦則不誤也。

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視於禁社禁社乃葦社之誤葦亦與葦同洪云史記。

社葦也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劉云祝太祝必擇六畜之勝臍肥倅。畢讀倅毛為句云粹。

劉劉勝字讓與畢同顧云倅字句案素問王冰注云勝者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視肥臍全粹高注云粹。

毛色之純也又齊俗訓云擻牛粹毛宜於廟牲此畢所本依其讓則勝當為衍文但以文例校之似顧讀。

為毛以為犧牲。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珪璧琮璜。

祭以盛年饗舉祭以薄大荒有禱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讀故曰官府選劾。

無祭祭以薄資即與歲上下之法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讀故曰官府選劾。

選讀為便說文人部云僕具也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之言夕。

廣雅釋詁云效具也効俗效字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之言夕。

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案此言祭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耳周。

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禴祀五常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

之是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傳遺後世子孫。又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

無四。咸恐其腐蠹絕滅。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

孟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有吳鈔本作又字。不能敬若以取羊。畢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

漢金石多。故先王之書。聖人王云此下脫二字。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吳鈔本

與又同。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

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

聖人一尺之帛。一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重下有字亦讀爲又異云重有。亦何書之有哉。吳鈔本之

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古者詩書多五篇。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大雅文王禱文毛傳云在上在

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毛傳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大王聿來

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毛傳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大王聿來

文王而受命。言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

新者美之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

在帝左右。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云在祭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問。吳鈔本作問。穆穆。毛詩作穆穆。問作問。毛傳云。穆穆。勉也。鄭箋云。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

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淮南子墜形訓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蚊蠆

注云貞蟲細腰蜂蝶蠹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案貞當允及飛鳥王引之云允猶以也言百獸貞蟲以及

為征之段字乃動物之通稱高說未咳說詳非樂上篇允及飛鳥飛鳥也以與用同義故允可謂為用亦

可謂為用說文曰允從几莫不比方莊子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案比方猶

猶道矧作人面華云作古惟字舊誤作住江聲說同王引之云古惟字但作佳古鍾鼎文惟字作佳石鼓

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違農父若保宏父若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夷矧惟人面含仁

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而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案王說是也顧說同人面言有面目而為人非

曰余雖視然而人面哉余猶禽獸也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書偽孔傳云二語見商書伊訓餘略同若

能共允恭恪也江聲云共讀為恭佳天下之合華云佳舊作住下土之葆葆保字通詩大雅崧高南土是保鄭箋

均云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

守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商書舊本作禹書王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孔書此

誓文微有不同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



正義云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尙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姁姓之國爲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

威侮五行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僞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侮暴逆之三正天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侮暴逆之三正

絕謂滅之畢云勦字同制詒讓案勦當从刀舊本从力誤唐石經有曰有讀亦尙書亦勦勦說文刀部云勦絕也引書作刺水部濼字注引作勦有曰爲又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

孔書無此三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曰保俗作堡首不貪其土地人民俞云葆士無義士疑玉字之誤葆士卽寶予共行天之罰也其吳鈔本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葆一作寶卽其例也案俞說近是

呂氏春秋先己篇高注引書作駮孫云恭當作駮說文駮懲也音謹行天罰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

集解引鄭康成云左車左右車右其孔書並作攻又首句下多汝不恭命四字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車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若不共命孔書亦恭命考工記鄭注云若猶女也段玉裁云墨子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孔書作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作其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柴醫無敢不其也

失皆不奉我命史記是以賞于祖而僂于社于舊本並作於今據夏本紀正亦作政

者何也孔書作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僂于社僂字通史記夏本紀亦作僂孔傳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祖嚴社之義言聽獄之事也

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者夏書尙者舊

書王尙書夏書文不成義尙與上同書當爲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

其大則尙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也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

其大則尙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也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

其大則尙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也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

其大則尙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也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

重之。有亦讚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疑有。吉日丁卯。

周以子卯為忌日。疑此卯當為卯。二字形近而誤。漢書翼奉傳云。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惡子卯也。四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是吉非之義。鄭箋云。

社方。秋祭社與四方。地示后土。句芒等也。詩小雅甫田云。以社以方。毛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歲於社者考。歲上疑有。稅文於吳鈔本。作于。又無者。字案社者當為祖。若歲於祖。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

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嘗若當作常若。此誓文例多如是。詳尚

義開。故字書而即。須也。需亦從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吳鈔本。治利。若以為不然。云

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蓋涉下文。若以為不然。而衍。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絜。善本作潔。今據。男男女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

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退。亦當為逐。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

之。案。吳鈔本。作見。非。詒讓。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

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

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戴云。是以莫放幽閒。至畏上誅罰。二十一字。疑即上下文之誤。而衍者。當刪去。案

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與此文略同。由此止。與由此始。天下治。與天下亂。文正相對。中不當問。以此二十一字。明矣。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

為幽閒廣澤。詳上文。及天志上篇。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作持。云

舊脫此字。一本曰。王云。不可下一字。乃為字。非待字也。下文曰。此君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作持。云

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神。不可為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神。

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為富貴衆強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為衆也其  
一本作不可恃恃字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案王說是也今據補  
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狹傲天下之萬民王云映傲  
相屬是映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映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當為上帝華云此句未詳故於此  
同案王說是也此書殺字多譌為傲詳尚賢中篇夏官殺官云二十五人於數太少哈非也此九兩疑當作  
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同致湯以車九兩周禮夏官殺官云二十五人為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  
九十兩呂氏春秋云良鳥陳鴈行六籍鳥雲澤兵篇有鳥雲之陳云所謂湯乘大辂非也疑當作俞云畢  
車七十乘數略相近鳥陳鴈行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所謂湯乘大辂非也疑當作俞云畢  
序所謂升自隨者故傳云湯升道從簡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湯之伐桀必  
由問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升也登也高七日篇毛傳曰乘升也冀二十三  
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隨登鳴條皆以地言犯遂下衆人之螭遂夏喪人之郊遂遂遂形誤夏下郊螭  
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知其所在耳

王乎禽推哆大戲畢云乎禽當為手禽或云乎同呼呂氏春秋簡選云勝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  
即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生列兕虎指畫殺人之  
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儀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詒讓案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  
能推移大儀高故昔夏王桀昔下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畢云舊脫力字人推侈大戲晏子  
蓋本彼而誤故昔夏王桀昔下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畢云舊脫力字人推侈大戲晏子  
內篇諫上云推侈大戲生列兕虎生列兕虎列即今製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良九三  
足走千里手裂兕虎生列兕虎生列兕虎列即今製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良九三  
列其費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繒繒管子五輔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  
列但為行列表字矣鈔本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為生列之譌刻本作生  
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詩周頌下武毛然不能以此罔鬼神之誅  
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詩周頌下武毛然不能以此罔鬼神之誅  
罔禦字通詩大雅柔篇孔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  
棘我罔鄭箋云罔當作禦

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畢云詬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傲亦

王校播棄黎老偽古文書秦誓云播棄黎老孔傳云貽背之書稱黎布棄不禮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

稱黎老傳以播為布者編也言編棄之不禮敬也方言云黎老也古字黎與書近尚書西伯戡黎釋文大傳

播棄黎老章注云貽背之書稱黎老王引之云黎老者耆老也古文作孩孩殺小兒也孩殺小兒也楚毒無罪王云楚

其例也賊誅孩子詩吳鈔本論衡本性篇引刻子亦作孩子此謂紂誅殺小兒也楚毒無罪王云楚

焚矣此因焚誤為楚則楚矣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改為楚毒耳焚矣即所謂炮烙之刑

也焚矣則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為何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矣無頭四

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矣無罪甚明偽古文秦誓焚矣忠良則別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

其文案王說是也秦誓偽孔傳云忠良無罪焚矣之孔疏云焚矣俱燒也殷本紀炮烙之刑是紂焚矣之

事也刑剔孕婦偽古文書秦誓同孔傳云懷子之婦剔剔視之孔疏云剔謂割也說文云剔也今人

也剔剔孕婦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到之義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

為剔剔庶舊繆寡號咷無告也楚辭離世王注云號咷憂聲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

擇車百兩擇車猶呂氏春秋云簡車選虎賁之卒四百人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

五十乘則士卒三萬一千五百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善敘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

於牧野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

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風俗通義三王篇引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呂氏

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貴因篇作選車三百虎

賁三千案諸書所言先庶國節窺戎畢云未詳洪云史記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集解馬融曰

數並差異未知孰是平亦當為手史記殷本紀結用費中為惡來見所衆畔百走昨吳鈔本

與般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政正義云費姓仲名也畢云中讀如仲惡來見所衆畔百走昨吳鈔本

之云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武王逐奔入宮畢云逐太平萬年梓株詳折紂而繫之赤環畢云太

觀蘇云百字誤當作而案王說近是

引作折紂而出。環作纒。是言繫之朱輪。案此無考。荀子解蔽載之白旗。逸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內。登于

入適王所。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以為天下諸侯儆。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

中。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見所。指寡殺人。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寡。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

然不能以此罔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

道之曰。翟灝云。遠周書世俘解。有禽艾。蓋逸書篇名。呂覽報更篇云。此

也。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即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

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蘇云。忠當作中。非政篇言上中天之利。子

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疑當作古今之為。非他也。有天鬼。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神地示人鬼。亦有

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使案道藏本。吳鈔本。竝

作使。今從之。然而天下之陳物。謂陳說事故。文選古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爾

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婦。長婦謂稚。今絜為酒醴粢盛。潔即絜之俗。以敬慎祭祀。若使鬼

神請有。請。華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案道是得其父母。姒兒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

鬼神請亡。請。華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汗。壑而棄之

也。自當為且。舊本無非字。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糲。蘇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駢聚衆

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  
汗壑而棄之也。當據補案蘇俞校是也。今據補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  
小雅湛露孔疏引尚書大傳云。燕私者祭已而與族人飲亦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于龍魏家是乎。  
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令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是祭前并燕州鄉  
朋友等即所云。雖使鬼神請亡道藏本吳鈔本改。此猶可以合驩聚眾。驩吳鈔本作歡下同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  
宗族鄉里也。

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請。華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

犧牲之財乎。吳鈔本脫非字。又今在乃上。以文義校之。疑當在吾上。今吾語前後屢見。其所得者臣將何哉。臣字誤。華云。此上逆聖王之書。內

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之道也。舊本脫之字也。字。王云。上文曰。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

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汗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蘇云。鬼下以合驩聚眾。取親

乎鄉里。若神有。畢云。若神。當云。若鬼神。詒讓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云。若鬼神。誠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俞云。弟兄當作

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

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即明鬼之義。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富國篇楊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事。所以為事者。見兼愛中篇。詒讓案。疑當云。仁者之事。下文云。仁者之為天下度也。可證。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

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

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說文：鍾，大鍾，淳于。屬說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無華字。一本

不美也。非以惻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韓非子：煎，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方

居以爲不安也。引王之云：野，卽宇字也。古讀野，宇。故與宇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大野。釋文：野，劉音

廣廈洞房，易林恆之剝曰：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

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

人雖無造爲樂器。王云：雖與唯同。無語。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措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折，舊本譌拆。今據

王校正。坦，華本改作垣。舊作垣，以意改。俞云：華改坦爲垣，是也。襄疑壤字之誤。措者，說文：手部云：把也。

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措。拆者，說文：戶部云：庠，御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作庠，俗又加手

耳行潦之水，而措取之，毀壤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

措潦水折壤垣而爲之也。案畢俞說並非也。此折當讀爲墾，耕柱篇云：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川。此義

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壤，謂土壤。垣，謂爲壇。聲近。借字。韓詩外傳：閔子曰：出見羽蓋龍旂，旒裘相隨視之

如壇土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與此書義並同。壤，猶言壇土也。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

器，非措取之於水。隨取之於地，所能得。故下文卽言：將必厚措斂乎萬民。王云：措字，以昔爲擊措斂。與

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鍾鼓等也。諸說並未得其指。將必厚措斂乎萬民，籍斂同。案王說是也。籍斂見

節用上篇，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以王校曰：吾府

惡許用之。華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言吾將何所用之也。文選謝朓在郡臥病詩：李注曰：舟用之

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休，吳鈔本作息。言小

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

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譬吳鈔本作辟。王云。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即我弗敢非也。皆上

此。謂於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王引之云。即與則同。

當與鐘同。詒讓案。當警字通。警試也。詳天志下。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畢云。文選注。引作吹笙。而揚于戚。

也。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荀子勸學篇。揚注云。安。語助。王引之。經傳釋詞。得下補而。即我以為求必然

也。意舍此。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俞云。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

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

寡。詐欺。越。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與。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天

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俞云。我下脫以為。二字當據上文補。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

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

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鍾猶是延鼎也。延鼎。蓋謂偃覆之鼎。玉藻。鄭注云。延。冕

相。反。虛。縣。帶。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為。鹽。羨。之。羨。周。禮。玉。人。鄭。注。云。羨。猶。延。也。典。瑞。注。云。羨。不。闌。之。貌。延。鼎。謂。如。鼎。而。橫。不。正。闌。冕。氏。賈。疏。云。古。鍾。如。今。之。鈴。不。闌。弗。撞。擊。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勿。語詞。惟。勿。猶。云。唯。毋。唯。無。蘇。云。勿。當。將。必。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遲。誤

本有遲音。遲。釋。又。同。訓。為。晚。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愛。中。下。兩。篇。聲。不。和。調。明。不。轉。朴。云。

聲。雅。遲。釋。晚。也。故。釋。遲。作。遲。



轉也。朴當作并，亦以形似故誤。并者變之段字，尙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下時雍，卽其例也。上

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將必使當年，兼壽不能理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

受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織者，淮南子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

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黜之，當壯者遣之，邊戍當壯卽丁壯也。丁當一聲之轉。因其耳目之

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舉云眉一本作明，案明眉字通，穆天子傳云：眉曰四王母，使丈夫

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唯舊本作惟今

虧奪民衣食之財，從王校正。以拊樂如此多也，廣雅釋詁云：拊擊也，擊與擊，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旣已具矣，有王公二字。大人鏘然奏而獨聽之，畢云鏘字說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此文而晉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案此疑

當作不與賤人，必與君子，謂所與共聽者非賤人則君子也，王校未塙。與君子聽之，畢云舊說首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

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

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時，治讓案齊康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公與樂萬，俞

食弱，屬於田氏卒爲所遷，廢恐未必能興樂如此之盛，竊疑其爲景公之謬，惜無可校論也。興樂萬，俞

與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與其藝，鄭注曰：興之音喜也，欲也，尙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

興，猶勤勵，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卽本篇非樂之

樂，萬謂萬舞也，蘇云：此亦見太平御覽興樂萬萬人，作有樂工萬人，愚謂正文當以興樂萬爲句，而萬人

當屬下爲句，蓋萬不可以數言，當爲萬舞之萬，萬人猶舞人也，興樂萬猶興樂舞也，斯於事義爲協，若以

數言則樂至萬萬人，雖傾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無道之君，不聞有此審爾，則墨子當先以爲譏，而篇

中尙無此意，則萬非人數，曉然矣。案數說是也，周禮鄉大夫舞師，並云興舞，鄭注云：興猶作也，卽此興樂

萬之萬人不可衣短褐。短褐即短襦之借字。說文衣部云：襦，使布長襦。襦，粗衣。方言云：襦，褌。其短者謂義。並作短。韓非子說林上篇：賈子新書：過秦下篇：戰國策：宋策：史記：孟嘗君傳：文選：班彪王命論：並同。史記：秦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襦。布堅裁為勞役之衣。短而狹。故謂之短。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短褐。殷敬順釋文云：短音登。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短。又有作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短褐。不完。楊注云：登，短音登。之，短也。案：短，登，並短之同聲。段借字。

唐人或釋登為儻，登皆非也。不可食糠糟。畢云：蘇云：御覽作糟糠。曰：食飲不美。蘇云：御覽食面目顏色不為誤。或釋登為儻，登皆非也。不可食糠糟。從米。蘇云：御覽作糟糠。曰：食飲不美。蘇云：御覽食面目顏色不

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畢云：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訓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為從容。身體從容不足觀也。王云：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廣雅釋人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致羸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食部七所引並同。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

乎衣食之財。畢云：掌一本作常。詒讓案：掌常字通。下同。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舊本為下挽樂字。今據王校補。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蜚與飛通。貞蟲，詳明鬼下篇。宋翔鳳云：貞，通征。此言蜚鳥征蟲，即三朝記所謂蜚征也。案宋說是也。莊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引崔譔本：作正蟲，亦即貞蟲也。征，正字。貞，正並聲。近段借字。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即爪，音，以為絳屨。吳鈔本

織紵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

織紵，衣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

織紵，衣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

織紵，衣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

織紵，衣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

織紵，衣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

織紵，衣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

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蘇云：卽與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此其分

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蘇云：非命篇。宣作禪。治讓案。宣禪聲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

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爲

蘇之佳。菽檀弓。啜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限霜殺菽。釋文：並作叔。管子：成篇：出冬。菽與菽。莊子：列御

寇籍。食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並與菽同。尚賢篇云：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

書叔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升之微。以滿倉。噎說苑：正諫篇：升。升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叅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

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賤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

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粟。誤與此同。紵，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華云：縵，舊作細。盧云：當爲縵。與同。非命下：正作縵。鄭君注禮記云：縵也。縵

織也。縵布縵綵。猶言縵布帛。說文：縵，帛如緋色。或曰：深縵。從系。粟管讀若粟。玉篇：子老切。廣雅：曰：縵謂之縵。

檀弓：布菽衛也。縵菽魯也。鄭注曰：縵，縵也。縵讀如縵。今本檀弓亦譌作縵。又說文：縵，旗旗之游也。從糸。縵

聲。玉篇：所銜切。兩字別。然不同。案王說：是也。前辭過篇：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

作縵布。縵，卽縵之誤。縵，縵也。並稱之俗。詳非命下篇。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吳鈔本：惟卽

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

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惟吳鈔本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

足。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今據王校正。又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能夙興夜寐。華云：舊

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俞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廢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之廢君子聽治與廢人聽之廢人聽之從事是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竹書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曰：其

恆難守宮。畢云：其孔書云：敢有誥讓案舞，吳鈔本：是謂巫風。傷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云：其刑，君子出絲二

衡。畢云：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案緯非絲，數量之名。畢云：未允。衛疑當為衛，衛與遂古通。月令

倍紀為緯，倍緯為繹，遂即繹也。此小人否，似言小人則無利，此官刑，故嚴於君子而寬於小人，又疑否當

也。似二伯黃徑。此文有投譌，偽古文伊訓采此，而獨遺其刑以下數句。蓋魏晉時傳本已不可讀，故不

莫辨也。蘇云：伯黃二乃言曰。後數句非命下篇別為嗚乎。道藏本吳鈔舞伴伴，吳鈔本作洋洋，畢云：舞當

字或伊尹之說亦非。乃言曰。大醫文疑當作大醫曰嗚乎。道藏本吳鈔舞伴伴，吳鈔本作洋洋，畢云：舞當

聖讀洋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頤宮云：此正是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黃言孔章。畢云：黃孔

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舞伴伴，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即下文之萬舞翼章。聞于天，用弗式也。

此承上文言耽於樂者必亡其國。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讀洋洋

常四句彼引上帝弗常。王引之云：常讀大雅抑篇曰：肆皇天弗尚之。尚謂天弗右也。爾雅釋詁：尚，右也。尚

之借字也。常九有以亡。魏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城有城一聲之轉。上帝不順。畢云：孔書降之百

舜。孔書作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傳云：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

一其家必壞喪。壞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懷字亦通。畢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國語。其名為觀。左傳昭元年杜注云水經巨水鄒注云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上媿曰夏有五觀。章昭曰其在。啓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惠棟云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敘之五子也。周書魯昭曰其在。彭伯壽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儒者謂其事。故章昭注國語。啓乃淫濫康樂也。啓是賢王。何至淫濫。據楚語。士麇比五觀于宋均。皆蔡則。玉符撰潛夫論。皆依以爲說。啓乃淫濫康樂也。啓是賢王。何至淫濫。據楚語。士麇比五觀于宋均。皆蔡則。五觀是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爲啓子。乃字誤也。案此卽指啓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誤也。竹書紀年。及山海經。皆盛言啓作樂。楚辭離騷亦云。啓九辯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竝古書言啓淫濫康樂之事。淫濫康樂卽離騷所謂。野于飲食。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孫星衍說同。廣娛自縱也。王逸楚辭注云。夏康啓子太康也。亦失之。野于飲食。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孫星衍說同。乃淫濫康樂爲句。野于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卽下文將將銘芻馨以力。畢云句未詳。其疑芻字之誤。形聲。所謂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同。將將銘芻馨以力。相近。孫詒同。孫又疑芻字之誤。形聲。脫文作樂聲也。樂聲鎗鎗。鎗鎗力於馨管。江云芻當爲芻。喜說也。胡官反。俞云將將銘芻馨以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韻。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其芻音近通用。非也。力卽勒字。鎗鎗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韻。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其芻音近通用。噍噍。馨將將勒字。鎗鎗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韻。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其芻音近通用。馨。馨將將勒字。鎗鎗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韻。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其芻音近通用。常作將將鎗鎗。馨以方與鎗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餽餽射禮鄭注云。酒野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馨併作鎗。詩音鎗。鎗濁于酒。渝食于野。讀當爲輸轉。輸餽食于野。晉游田無度也。孫云。鎗與雄通。渝。同音矣。諸說並非。漢濁于酒。渝食于野。讀當爲輸轉。輸餽食于野。晉游田無度也。孫云。鎗與雄通。渝。輪通。案灑沈通。江說得之。渝當讀爲倫。同聲。目借字。表記鄭注。萬舞翼翼。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云。云倫苟且也。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游之所。惠孫說並未允。萬舞翼翼。突突然閉也。奕翼字逆。小雅采。翼翼。閑也。章聞于大。惠及江說同。天用弗式。孫云。萬舞之盛。顯聞於天。弗用之畢云。翼式爲韻。海外。翼翼。閑也。章聞于大。惠及江說同。天用弗式。孫云。萬舞之盛。顯聞於天。弗用之畢云。翼式爲韻。海外。

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啓盤于游田書序大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大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為啓子不可奪也案楚辭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為下戴震謂康娛即康樂非太康說亦致故上者天鬼弗戒戒當為式此即冢上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與天下之利請舉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案請誠字通詳前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卷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漢書藝文志注蘇林云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云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祭法孔疏引孝經授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義壽命篇及王充論衡命義篇說三命略同墨子所非者即三命之說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天命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雖強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畢云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

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

吳鈔本無曰字。案疑當作言。必立儀。今本曰言二字。涉上。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

誤倒管子禁穢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尹注云。儀謂表也。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

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驅案漢書音

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絲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

不可立表以測景。治讓案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尹注云。均陶者

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運百里。山海

經西山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天員立朝夕。謂度東西也。周禮大司徒云。日東

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考工記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

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

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

三表。表儀義同。左文六年傳云。引之表儀。洪云。非命。中篇。非命下篇。此段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

者。本謂考其本始。下有原之者。廣雅釋詁云。詘度也。原。源字通。劉歆列女傳頌。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

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蓋本亦譌益。王據上文改。先王之書

所以出國家。舉云舊脫以。字據下文增。布施百姓者。舉云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憲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有布憲。管子立

性。章注。同爾雅。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當讀為違。同聲段借字。禮記緇衣太甲曰。大作孽猶可違也。鄭注云違猶辟也。下同。敬無益

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

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

言曰吾當未鹽數。當疑尚之。譌舉。云鹽盡字之譌。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大方即大較也。後漢書郎顛傳。李

較也。而五者是也。舉云五當為三。即上先。法也。王之憲之刑之舊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雖唯通。毋語詞。詳尚賢中篇。不亦可錯乎。

錯與廢義同。詳節葬下篇。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

者。舉云爾雅云辟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蘇云辟猶諄諄。諄謂不道之言也。俞

是也。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義在上。上文未備。據下文。當。作義人在上。今本挽入字。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

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舉云幹當為幹。此管子假音。詒讓案後漢書竇憲傳李注云幹主也。或曰古管字

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木部云幹本也。幹者本幹對枝言之也。荀子儒效篇云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楊注云枝。若然家適謂之幹。支子謂之枝。幹主者猶言宗主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

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舉云當為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

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

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為



在也。絕長繼短。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孟子滕文公篇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

雖小絕長繼短，猶以數千里。此云：絕長繼短，猶國策云：斷長續短也。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多字。洪云：禮記郊特牲，順

成之方，其蟠乃通，以侈民也。鄭注：移之言，羨也。移古通，作侈字，侈亦是。有餘之義。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

賢士歸之，未歿其世。坡山下，周之舊邑。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絕長繼短，方地百里。喜本作地方，今

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郿，文王作鄠。畢云：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從道，乙與

上文。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俞云：則上脫移字。

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是。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

其證也。王氏謂則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案俞說近是。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

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楊注云：罷，弱不任事者。國語齊語云：處而願

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俞云：我字衍文。或去上吾字，亦可。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

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政，舊本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

案吳鈔本作政。今據正。政，諸鄉者言曰：同。鄉，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

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畢云：中篇作勸沮，是王云：原文是勸賢

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言。俞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

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尚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皆其證。是以入則孝慈於親

戚，親戚即父母也。詳兼愛下篇。尚賢中篇云：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辨，別同。尚賢中

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崩當為倍之假字尙賢中篇云守城則倍畔猶此下文云守城則崩

通用說文人部朋讀若陪位邑部崩說若陪即崩倍相通之例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

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命云

三字當為衍文說詳下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

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

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俞云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

之書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

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即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

寫誤衍之跡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良為兄

居然可見矣切疑良當為長逸周書謚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即其義也此以兄長對弟弟亦即家上云出則弟長於

鄉里為文尙賢中篇云出則不長弟鄉里國語齊語亦云不長弟於鄉里謚法云愛民長弟曰恭此並以

長教幼為長幼事長為弟淺人不解長字之義而改為良遂與上弟長之文不相應矣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本作者

昔單據下文改特舊本謬持王云持字義不可通持當為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是也今據正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

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單云舊脫食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

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昔舊本吳鈔本並作苦則當屬上讀不忍其耳目

之淫心涂之辟畢云涂猶術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

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禮記緇衣尹吉曰鄭注云吉當為告

古文誥字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偽孔傳云言託天以行虐於天下乃桀之大罪帝伐之惡畢

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襲喪厥師偽孔傳云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

江聲云師衆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

夷不肖事上帝鬼神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畢云孔禍厥先神禘不祀天志中篇禍作兼禘作祗畢云孔

讓案說文示部云禘安也易曰禘既平今易坎九五作乃曰吾民有命

天亦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作

文當有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

供粢盛酒醴供吳鈔本作共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舊本挽下無以三字王據上

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命謂將養為持養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

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特舊本亦譌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

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畢云忠下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由爲義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畢云。義上篇作儀。

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勢矣。鈔本作辟。員上篇作運。聲義相近。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

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

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畢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

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字。以命爲有五字。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

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畢云。舊脫不字。據下文增。治讓案。然與則

之。則云然。義同。然胡不亦見尙同下篇。此文繁言則胡不。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以下文校之。亦嘗下當有有字。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

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

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

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長短經。運命篇。引無布字。明賞罰以勸沮。舊本。說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又勸沮。長短經。作沮勸。勸。吳鈔本。作賞非。

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

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政。治要。長短經。並作正。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安危上。長短經。有則字。在上

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長短經。無則字。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有命上。疑脫執字。我非作之後

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畢云。未詳。生當爲王。案。顧校。李本。吳鈔本。並作王。俞云。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

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

當爲王，非是。案疑當作今胡。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畢云：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卽識字。

先非之，諸校並未得其義。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畢云：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卽識字。

云不知禮記哀公問鄭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意與抑同意亡，語詞詳非攻下。篇畢云：亡同無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畢云：言不

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初之烈士桀大夫，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桀與傑字

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烈士桀大夫，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桀與傑字

文人部云：傑，魏也。材過萬人也。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

云：才過萬人曰桀。毛詩衛風：邦之桀兮。傳云：桀，特立也。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

百姓。畢云：順同訓。詒讓案：舊本此下有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

其百姓之譽，烈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見字，吳鈔本。說

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畢云：言不糾其繆。治

慎其心志之辟，治要作辟。畢云：僻同。外之毆騁田獵畢弋，畢云：說文云：古文驅从支，案騁畢本作聘，孟盡心篇

網也。弋，雉之借。畢云：僻同。外之毆騁田獵畢弋，畢云：說文云：古文驅从支，案騁畢本作聘，孟盡心篇

字，詳備高臨篇。內沈於酒樂，而入下文，身在刑膠之中。凡四十五字。舊本誤。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

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厲，公孟魯問二篇。並作厲。字通畢云：陸德明莊

之中，自不顧其國家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必不。三字舊說。畢據下文增。不曰二

我能不肖，舊本無我字。畢據一。本增。顧校季本有。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故下文。雖昔也三代之窮民。

亦由此也。蘇云：由。與猶同。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華云：事一本作視。詒讓案：外不能善事其君長。

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饑，上下篇並作。必不能曰，舊作心。

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必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

衆愚樸人久矣治要無樸人二字王云愚樸下衍人字戴云不當刪案王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

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畢云闕當是喪厥師

孫星衍云厥爲闕形相近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冝事

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以天志中篇及上篇校之闕亦當讀爲厥與上闕師同此當云棄闕先神示

復讓移箸先神上不知闕即厥字不當更云其也天志篇正作棄厥先神祇不祀可證曰我民有命毋

其務讓案毋謬當爲侮謬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僞秦誓不足據不如此文論

後世無毋謬古通無謬與抑卑文相儷與此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吳鈔本作保畢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

亦不作非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上有字當讀爲又蘇云所引蓋古

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命三疑當爲今

公之執令於然此有悅誤通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亦然召公奭亦周書佚篇之文令與命字

也是且畢云當政戰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周禮大司徒有造言之刑不自降天之哉得之疑當作

降自我畢云天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吳鈔本當天有

命者畢云天不可不疾非也王云呂氏春秋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非下當

當爲夫師篇注云疾力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畢云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蘇云當作不可不先立儀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若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

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夕之辯吳鈔本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畢云盛說有

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畢云據前篇當爲情語讓惡乎用之

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

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

可得而治也國語魯語章注云屬適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

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畢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

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

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

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羣書治要問作問尙同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據下文命上故以

爲其力也故固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治要功作蓄畢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

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力上亦當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

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意亡詳非攻下篇蘇云也字衍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

也。若以說疑當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

而矯其耳目之欲。畢云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而從其心意之辟。王據中篇以心意為心志之外之毆騁

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畢云中篇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遂與隊通法儀篇云

遂失其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

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

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戴云又當依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

人術之。畢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術同述治讓案樂記知禮樂此皆疑眾遲樸。畢云言沮樸實之人王引之

字之誤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愚

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眾愚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眾愚樸是其證畢說

非案遲疑當為樸管子重今篇云穀粟不足未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稱也謂之

逆并注云樸驕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樸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驕

而樸莊子也案莊子樸與管子同李說未搞此遲樸似亦即驕樸愚樸之意與中篇文自不必改此

也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遺莫鈔本作示案此

中貴義魯問諸篇並曰何書焉存。王云焉猶於也案王說是禹之總德有之曰遜書篇名允不著。著疑

若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吳鈔本惟作唯畢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



有夏人矯天命當依上中二篇于下帝式是增惡也帝式是惡或增字江銘云式用也增讀當為情說文情

孟子盡心下篇云士憎茲多口趙岐注解憎為增多之增則增增字通顯云增即增字明用爽厥師爽上

道本管語懼子之應且增也今本作僧易林漢之靈獨宿增夜增韓非子論其所增增用爽厥師爽上

爽蘇棟云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爽彼用無為有故謂矯公羊傳三十三年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為爽

二章昭曰爽當為爽字之誤也彼用無為有故謂矯何注云詐稱曰矯若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為爽

則皆皆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太子發三字之述

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昔諸侯且言紂未可伐為太誓上篇俞云古人止非或合二字為一如石

戲文小魚作徐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夢是也此文大子字或合齊作夢其下闕壞則似公字因誤為去耳

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

王舟王跪取出澹以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

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為太子發以

別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案孫莊俞說近是陳喬樞云去字疑是告之譌非曰

惡乎君子惡莊校天有顯德其行甚章莊云有當為右助也言天之助明德其行事甚彰蘇為鑑不遠

蘇吳鈔本作監在彼殷王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鑑惟不遠在彼夏王案譌古文不足虞蘇說非也詩

莊云鑑當為監在彼殷王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鑑惟不遠在彼夏王案譌古文不足虞蘇說非也詩

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蘇云此四句今書

以不用為戒此詩與彼詩文異而意則同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蘇云此四句今書

天命謂敬不足行謂已有上帝不常有以亡蘇云二語今泰誓無之上句見伊訓下句見咸有一德詒

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並襲此文而失其情上帝不順祝降其喪蘇云今泰誓弗作不其

將新棄其身詒讓案泰誓為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惟我有周受之大帝畢云文略見

吳鈔本有者字。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亦當為太子發。陳喬縱謂當云。周公旦告發以非之。說不足據。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

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蘇云尙當作上古字通用也。命說同。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吳鈔本天下無之字。非將勤勞其惟舌。華云惟一本作頰。王云惟與頰形聲俱不相近。若本頰字無緣誤而為惟。一本作頰者後人

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為喉舌。喉誤為唯。因誤為惟耳。潛夫論斷訟篇：慎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誤正與此同。凡從侯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譌潤隸書。侯字作佳。佳字作佳。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嵩

氏南。一曰緋氏。緋與雍形相近。晏子諫篇：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韓子說疑篇：推侈作侯。修淮南兵略

驚疾如鏃矢。高注曰：鏃，金鏃。翦羽之矢也。今本鏃作鏃。後漢書：臧宮傳：妖巫維汜維或作維。方音雞。維徐

魯之閒謂之釐子。今本作秋。而利其昏眠也。華云眠，騰字。省文。說文云：吻，口邊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

萬民刑政者也。此句有挽字。吳鈔本欲下有為字。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蚤，舊本作早。今

而不致怠倦者何也。華云一本無此字。是今據刪。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

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吳鈔本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

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

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誤升。今據王校正。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

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華云舊脫以字。據上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

葛緒。華校統作統。云說文云：統，絲曼延也。統紵字。假音王云：畢說非也。統當為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絲葛。緒是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者。且麻絲為古今之通稱。若統為絲曼延，則不得與

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統與絲相似。故統說文系部云：緒，絲端也。統，絲屬。細者為餘，布白而細曰統。重文。統

通。案王說是也。緒當依畢讀作統。說文系部云：緒，絲端也。統，絲屬。細者為餘，布白而細曰統。重文。統

或从緒者此與說文或摑布終摑云說文云稱案束也此俗寫案孟子滕文公篇云摑屨織席道注云摑體聲同蘇謂絮通非是摑布終猶叩掬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摑織也从木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摑纂摑高注云摑叩掬此文本書凡三見辭過篇作摑非樂上篇作摑惟此作摑與孟子淮南子脩務訓同然摑摑摑三字說文並無之惟木部有摑字故舉以為即摑之俗蓋從困從困聲形並相近故展轉論變錯異如是要皆摑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之俗別矣綏當依王校作縷詳非樂上篇

必塞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黃若信有命而致行之畢讀黃字句新云此黃字假音俞云賈

屢見案俞說近是畢讀非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當為

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爾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為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案下以持養百姓持舊本作待王云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為持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王說是也

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倓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百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

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抔其國家畢云抔云王云共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隸書失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說文抔有所失也尙

恐失抔之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舊本此十三字脫落不完作當若有命者言也七字王云此本作當

實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曰命者暴王也。是其證。今本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通見上。非仁者之言也。舊本仁作人。誤。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關

非儒下第三十九 華云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

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云達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

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虞而不敢有他

志是俗儒者也。是周季俗儒信有如此所非者但并以此非孔子則大氏誣詆增加之辭。儒墨不同術亦不足異也。華氏強為之辯理不可通。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王引之云此即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

字蓋從又朮聲。說文又艾艸也。從人相交或從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左傳艾殺其民艾與又刈

同是又即殺也。故柔字從艾而朮為聲。又字篆文作𠄎。今在朮字之上。故變曲為直而作又其實一字

也。說文無又部。故柔字無所附而不收。柔與術並從朮聲。故聲相近。朮音途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術為殺。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孔穎達禮記正義

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術音途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術為殺。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孔穎達禮記正義

不同。是親親之哀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案墨子下其禮曰喪父母三年。舊本下有其字。畢

文亦專舉喪服言。蓋欲破親親有殺以佐其兼愛節葬之說也。今據剛禮蓋即指喪服經。妻脫此字。在為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兄弟庶子其而符節葬。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妻脫此字。是其證。畢讀其為養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為旬大誤。案王說是也。今據剛禮蓋即指喪服經。妻脫此字。據下後子三年節葬篇。伯父叔父兄弟庶子其案公孟篇正作期。戚族人五月。並詳節葬篇。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宗兄見曾子問。言適長為宗子者。故下文云。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盧云。似

愛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伯父叔父兄弟庶子。其相本卑而上下文親字而誤。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兄弟。

今木親譌作親。俞云。王氏引之謂而讀為如。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杜注曰。卑也。故凡從卑得

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即庶子。乃取卑小餘人之義。倍二十二年左傳。公卑杜注曰。卑也。故凡從卑得

聲者。並有義。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見左文元年。傳卑即然。則卑逆孰

子之稱。正與裨王裨將一律矣。案俞說近是。卑子疑當為婢子。見左文元年。傳卑即然。則卑逆孰

本逆。其親死。列尸弗斂。非也。此本雅廣音。列陳也。舊本脫斂字耳。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

孰到。其親死。列尸弗斂。非也。此本雅廣音。列陳也。舊本脫斂字耳。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

引此。正作列尸弗斂。案王校是也。今據補。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喪經云。復也。故曰

東室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舉。某復是登屋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以為實在。則贖愚甚矣。作誠。單云。說文

滌。器。洒。濯。之。器。若。槃。匱。之。屬。窺。井。以。下。並。喪。禮。所。無。蓋。謬。語。也。以為實在。則贖愚甚矣。作誠。單云。說文

云。贖。愚。也。愚。儀。也。玉。篇。儀。陟。絳。切。顏。師。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偽。字。義

古注。漢書。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偽字義

求之。則偽而取妻身迎。祇禱為僕。畢云。說文云。祇。敬也。禱。衣正幅。則禱亦正意。與端同。王校作單云。畢說

已矣。蘇說同。取妻身迎。祇禱為僕。畢云。說文云。祇。敬也。禱。衣正幅。則禱亦正意。與端同。王校作單云。畢說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

與禱同。故說文以禱為衣正幅也。玉篇。袞。黑。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約。袞。大夫。端。冕。高。注。曰。袞。純。服。袞。黑

昏禮。親迎。主人。爵。弁。纁。裳。纁。緇。郊。特。牲。說。諸。侯。則。玄。冕。此。云。玄。端。者。蓋。據。庶。人。據。處。之。服。書。之。秉。轡。授

綏。上。昏。禮。云。培。御。婦。車。授。綏。鄭。注。云。培。御。者。親。而。下。之。綏。所。如。仰。嚴。親。篇。云。仰。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

為抑。非昏禮之親迎也。若然。墨氏之昏禮無親迎。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

樂此。非昏禮之親迎也。若然。墨氏之昏禮無親迎。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

下。周。妻。子。也。今。本。涉。上。文。悅。父。母。二。字。遂。與。下。句。文。倒。不。合。畢。說。失。之。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

者畢云儒舊作傳據下文改當云儒者曰王云晏子春迎妻妻之奉祭祀吳鈔本妻不重疑當作迎妻與

之好與妻篆文形近又涉上而誤禮記哀公問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子將守宗廟故

重之哀公問孔子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

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守下據上文當夫憂妻子以

大負參愛妻子謂憂厚於妻子猶下文云厚所至私也國策趙策云夫人優愛孺子說文久部云憂和之

愁字墨子書多古字此亦其一也以與已同言偏厚妻子已為大負有曰有常謹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

至私畢云舊作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讀為又壽天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莊子至樂篇孔子曰命有所成窮達賞罰幸否畢云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苜有極廣雅

命有常小命曰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此古說有命之遺言也人之知力吳鈔本

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治則亂王據上文補農事緩則貧貧且亂

政之本王云此句有脫文詒讓案疑當作倍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王蘇校正詳尚賢中

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舊本無樂字吳鈔本有以文例校之有者久喪僞哀以謾親畢云說文云

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立命緩貧而高浩居畢云同傲偶說文云居蹕也案倍本棄事而安怠傲畢云

意改貪於飲食舊本作酒今據吳鈔本惰於作務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

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禮記緇衣鄭注是若人氣若道藏本作苦吳鈔本同案人氣疑當作乞人

乞麥禾是其證夏籟鼠藏畢云爾雅有籟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籟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

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籟鼠也籟鼠食物矣而羝羊視文云羝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羝羊也

然則羝羊賁苑起文作羝豕崔以意改之羝與羝義同劇者羝假音玉篇云羝扶云切君于笑之怒

曰散人焉知良儒畢云漢書云充食注曰文穎曰充散也說文云充橄也从一几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

者詬君子之語畢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充人案莊子人閒世篇匠石夢櫟社曰而幾死之散人此述儒

從特牲饋食禮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喪大記云卿大夫

列子說符篇張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有說文因人之家翠畢云廣雅釋肥也此古字王引之云

玉篇醉思醉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之家財也蟬以為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作因人之家以為翠翠當

子說疑篇破家殘賸是也古無賸字故借翠為之以為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作因人之家以為翠翠當

誤到耳無撓字也恃人之野以為尊畢云音禾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此與荀子所謂

其口則揚揚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王云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

言古服脫下古字案王說是也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舊本撓言服二字今依王引之校

積古也乃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舊本古人言之

服上服字譌作法並依王引之校增又曰君子循而不作願云廣雅釋書循述也應之曰古者羿作弓呂

春秋勿躬驚云夷羿作弓畢云羿羿省文說文云古諸侯也一曰射師論讓案說文存作甲紀帝少康  
 弓部云帝少康之子季杼也畢云系本云季杼作甲者也國語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章注云杼  
 崩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畢云杼即杼少康子虛云世本作與詁讓案史記索隱及費誓正義引世本  
 禹後杼虛據玉奚仲作車文車部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  
 並作杼盧據玉奚仲作車文車部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  
 海所引未塙玉奚仲作車文車部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  
 為車郭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依譙周說奚仲駕馬車非其所作司馬彪劉  
 考並從之巧垂作舟畢云北堂書鈔引作樞太平御覽作鍾事類賦引作工樞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  
 昭義為長巧垂作舟疑在此俞云巧重當作功垂字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  
 於垂工垂也莊子胠篋篇履工樞之指釋文曰樞音垂堯時巧者也楚辭九章亦云巧樞又見七諫俞說  
 重垂其名案山海經海內經云義均是始為巧樞是始作下民百巧楚辭九章亦云巧樞又見七諫俞說  
 未塙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畢云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為鮑魚之鮑或為鮑蒼頡篇有鮑堯陸德  
 韜即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言所述之事其始然則其所循皆小  
 人之道也邪古通吳又曰畢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踰時戰不逐奔司馬法仁  
 者逐奔不遠墨子所述儒者之言與穀梁同揜函弗射函疑函之形誤下同詳魯問篇儀禮聘禮鄭注云  
 荀子議兵篇亦云服者不禽奔命者不獲揜函弗射函疑函之形誤下同詳魯問篇儀禮聘禮鄭注云  
 實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此揜函亦奄卒之意謂敵困急則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古宋襄公  
 曰寡人聞君子曰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即此義又疑函當為百之誤說文曰部云咎小阱也今經典  
 通作陷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施則助之胥車畢云施舊作咎據下文改案畢因下文施字兩見故據  
 中而不辭漢紀函作陷於義亦通施則助之胥車改然施強義並未詳似音軍敗而走則助之挽重車而  
 文有投誤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句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  
 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敵為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



與也。蓋語彼來從我。周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言既爲仁人。則無辭必服。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

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聖人字。與師誅。

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蘇本儒作傳。王云。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爲儒術。毋逐奔云云。皆儒者。

儒者迎。妻儒誤作傳。毋逐奔。射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王云也。字涉上下。

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毋逐奔。射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文而衍此言暴亂。

之人爲天下害。聖人與師誅罰。將以除害也。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云。

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

賤乃賊。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

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遺寢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

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

絕不相應。畢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

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

忠相對得善則美。昔有善則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刀。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

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刀。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

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像買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買。是豫。

追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矧惟。王注云：機臂，弩身也。案爾雅釋器云：矧，謂之矧。司馬彪釋辟為罔蓋，即以爲矧之借字。王說與司馬義異，未知孰是。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

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疑友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

言之朝物，執後不言，謂拘執居後，不肯先言之朝物，疑有掩誤。見利使己，雖恐後言。蘇云：使當作便，雖當作唯。俞云：雖當作唯。古字

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君若言而未有利焉，

則高拱下視。說文手部云：會噎爲深，飯室也。會與噎同，不言之意。曰：唯其未之學也。唯，舊本作惟。據吳

用誰急。遺行遠矣。誰當作雖。蓋言事急則退避而遠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衣冠，夫一道術學業

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舊本皆譌昔。周譌用，並從王校正。偏，吳鈔本作偏。近以脩身

脩作循。王云：此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脩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周偏。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則義不可通。隸書脩循相亂。案王說

是也。今並據正。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華云：某字舊作孔。則本與此

相反謬也。謬，莫鈔本作謬。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無復字。景公曰：以孔某語

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以下當據孔叢子。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

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人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史記孔子世家：楚

事在哀公六年。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白公，楚平王孫，名勝，其與石乞作亂事見哀十六年左傳。此事不可

信。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應訓：並載白公與孔子

問答或因彼君身幾滅而白公僂華云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蘇云此

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誣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之卒

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俞云此本

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為文教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舊本作行易而從也王

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舊本作行易而從也王

常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文曰行義可明乎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

民又曰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

同謀以奉賊俞云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引殺作弑非賢人

之行也人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

避人而後言音上後字舊本作行義不可明於民明吳鈔本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

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道藏本吳鈔本既寡人者衆矣儀禮上昏禮記云吾子有既命鄭注云既賜非

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史記孔子世家以此為昭公二景公說欲封

之以尼谿史記孔子世家同晏子春秋外篇作爾稽孫星衍云尼爾稽谿聲皆相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

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虛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居華云案史記作倨傲自順顧云漢書酷吏

鄭注云浩猶饒也居稱並倨之段字家語三恕篇云浩裾者則不親王肅注云浩裾簡略不恭之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云自順而不讓又云有道而自順孔廣森云自順謂順非也不可以教下

好樂而淫人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息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畢云孔叢史記宗作崇詒讓案

氏。晏子作子民。慈子字通。禮記細衣云：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又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

人前弱。則倦。唐石經：倦作勉。勉，危服也。危，蓋猶言危冠。勉，危之借字。考工記：矢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脩飾以蠱。

世。吳鈔本：脩作修。薛綜注云：蠱，惑也。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趙本

觀與晏子外篇合。今據正。博學不可使議世。博，舊本作儒。學，舊本作儒。而不可以爲法於世，非譏其儒學也。今本作

說見上文。儀議古字。通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勞思不可以補民。學云：三字舊脫。彙壽不能盡其學。當年

不能行其禮。當年壯年也。詳非樂上篇。抱朴子外篇：省煩引墨子：積財不能贍其樂，盛飾邪術以營世君。

學云：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盛爲聲樂以淫遇民。晏子作以淫愚其民。案遇與愚

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營與胸音相近。盛爲聲樂以淫遇民。通詳：非命下篇。學云：當爲愚民。其道不

可以期世。俞云：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其學不可以導衆。畢云：孔叢今君封

之以利齊俗。晏子作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畢云：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脫據孔叢增善。吳鈔本：又

是厚其禮。畢云：厚其二字。舊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問，吳鈔本。孔某乃恚。舊本作孔乃志。道藏本：孔下

孔子諱。今據增某字。晏子作仲尼。迺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畢云：卽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

行。畢本志改恚云。恚，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蘇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

易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

氏之門乎。此與莊周所言孔子見盜跖無異。真齊東野人之語也。詒讓案：淮南子：范論訓云：昔者齊簡公

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說苑指武篇又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

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卽此。於田常之門。田常卽陳恆。見春秋哀十四年：經公羊恆作常。莊子盜跖篇

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卽此。於田常之門。田常卽陳恆。見春秋哀十四年：經公羊恆作常。莊子盜跖篇

於田常之門。田常卽陳恆。見春秋哀十四年：經公羊恆作常。莊子盜跖篇

於田常之門。田常卽陳恆。見春秋哀十四年：經公羊恆作常。莊子盜跖篇

於田常之門。田常卽陳恆。見春秋哀十四年：經公羊恆作常。莊子盜跖篇

謂錢大昕云田常弑君之年越未滅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楊注云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說也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

郭子葵案見齊物論篇南郭惠子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脫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歸於魯有頃開

齊將伐魯常作聞案蘇校亦通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

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史記孔子弟子

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使子貢至齊說田常伐吳又說吳救魯伐齊與齊

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越王聞之破吳越絕書陳成恆內傳所載尤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

晉霸越伏尸以言術數吳鈔本無言字蘇云當云不可以言計數也尸下脫不可二字案蘇校未摘伏尸

之多以隱數計猶言以澤量也或云當作以意術數意言篆文相近即憶孔某之誅也畢云言孔子之責

之省術率通詳明鬼下篇廣雅釋言云率計校也猶言以十萬計亦通孔某之誅也畢云言孔子之責

孔某為魯司寇九年由司寇為大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於據孔叢改季孫相魯君而走亦護語也季

孫與邑人爭門關說文門部云關以決植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戶旁柱曰植畢云列子云孔子勁能招

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開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開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縱之詒讓案左傳襄十年信陽人啓門諸侯之上

門焉縣門發耶人紇決之以出門者孔疏服虔云決擲也謂以木槩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決疑決

之借字又疑流俗傳譌以鄆大夫事為孔子也淮南子道應訓云孔子勁抉縣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

十七飲食部十一獸部十五。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不號人衣」。畢云：號，魏字之引。此皆作「子路煮豚無為字」。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窮於

讓案說文衣部云：「褻，奪衣也。非以酤酒。」酤，吳鈔本作「沽」。畢云：「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窮於

攻上篇云：「地其衣裘。」地，魏鈔字同。以酤酒。酤，吳鈔本作「沽」。畢云：「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窮於

陳蔡之間。在哀公六年十一月。季席不端弗坐。皇侃略疏云：「舊說云：舖之不正，則不坐之也。故范寧云：『

正席所以割不正弗食。』文選王昭君詞：『李注：引兩弗字，並作「不」。論語鄉黨篇：『文同。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

恭敬也。』割不正弗食。正若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為不正也。」案此當從皇說。江說非

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畢云：「文選注：孔某曰：來吾語女。」舊本作「與女」。畢云：「當為語女。」案道藏本

與女為荷生。畢云：「荷且王云：『華說非也。荷讀為亟。亟，急也。』說文：『荷，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勺。口。猶慎言也。與荷且之荷，從艸者不同。艸與女為荷生。今與女為荷義者，蓋謂在陳蔡時

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荷，急也。言艸時則以生為急。今時則以義為急也。若以荷為荷且之荷，則荷義二

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為荷且。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

曰：「亟字又作荷。為說文自急敕之荷，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音為荷生。為荷義，不言以生為急也。義

俞云：王氏以荷為說文自急敕之荷，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音為荷生。為荷義，不言以生為急也。義

為急也。此字仍當為荷且之荷。荷生者，荷可以得義而止也。荷義者，荷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

記並有實為荷敬之文。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荷敬也。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荷敬

之義，亦謂荷可以致敬而止也。曰荷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荷義。文義正與此相近。案俞說亦通。今與女

為荷義。畢云：「舊云：『艸與女為荷。』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案

行以自飾。舊本「羸作羸」。又「挽則字」。王云：「羸，飽。杜注曰：『直氣盈飽。』盈，飽。即羸飽。正對上文飾羸之

脫則字。羸，飽。又「偽作羸」。今據補正。汗邪詐偽。汗邪倒本。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

可通。案吳鈔本「正作羸」。今據補正。汗邪詐偽。汗邪倒本。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

然。畢云：「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造，造三音皆相近。詒讓案禮記曲禮：『足蹙說文云：蹙

本又作竊大戴禮保傳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胎敦篇作戚然易容新序雜事篇作靈公獻然易容此書  
以就為寔為造猶新序以獻為戚為造也孟子趙注云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又公孫丑篇曾西蹙然注  
蹙蹙然猶此時天下城乎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趙注云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  
蹙蹙也猶此時天下城乎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趙注云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  
問篇云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岌乎義並同周公旦非其人也邪非其人與仁字通音周公不  
足為仁即指下舍其家室而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及長短經懼誠篇並引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  
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而天下讓不為兆民也非仁與不聖之論略同蓋戰國時流傳有是語又案詩小  
雅四月字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人亦即仁字言先祖於我其不仁乎彼匪人與此非  
人又意字例並同鄭詩箋云我先祖非人乎則詁人如字失其指趣此可以證其誤何為舍亦家室而託  
寓也字多作元說見公孟篇耕柱篇曰周公且辭三公東處於商奄蓋即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  
據正亦為亦舍非是案王說是也今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徒舉陽貨佛肸言之  
呂氏春秋有度篇云孔墨子貢季路輔孔懼亂乎衛畢云舊脫亂字據孔叢云以亂衛增詒讓案莊子盜  
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案子貢未聞與孔懼之難亦謾語也鹽鐵論殊路篇云子路仕衛孔  
懼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蒞於衛子貢通逃不能死其難然則時子貢或適在衛與陽貨亂乎齊  
畢云孔叢作魯詒讓案此當從孔叢作魯左傳定九年陽貨奔齊又奔晉無佛肸以中牟叛論語陽貨  
亂齊之事論語皇疏引古史考謂陽貨亦孔子弟子蓋即本此書而誤也佛肸以中牟叛論語陽貨  
欲住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孔安國云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孔子世家佛  
畔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畔使召孔子左傳哀五年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  
中牟即其時也辟蓋范中行之奈雕刑殘正字經典多段漆為之刑吳鈔本校改形畢云孔叢作漆  
薰孔安國以為趙氏邑宰誤也奈雕刑殘正字經典多段漆為之刑吳鈔本校改形畢云孔叢作漆  
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卒後儒分為八有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  
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威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此亦非漆雕開明甚孔叢偽託不足據也俞正燮謂  
即漆雕馮考漆馮見家語好生篇說苑權謀篇又作漆雕馬人二書無形殘之莫大焉畢云莫上  
文俞說亦不足據刑形字通淮南子墜形訓西方有形殘之尸宋本形亦作刑莫大焉畢云莫上

弟子後生後生亦弟子也耕柱篇耕柱子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又云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並弟子之稱其師其上有必脩其言脩吳鈔本作修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卷十

經上第四十畢云此覆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潛谿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

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案以下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眇簡奧未易官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及莊子天下篇所逃惠施之言相出入莊子又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商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莊子所謂存亦即是四篇也莊子駢拇篇又云駢於辯者累瓦結繩旬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響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指畢謂別攷定附著於後而篇中則仍其舊

故所得而後成也畢云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曰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案此言故之爲辭凡事因得入爲乃止謂事歷以此而成彼之謂墨子說與許義正同畢疑或與固同矣之張惠言云故者非性所生

成尤誤畢云孟子云必說文八部云久則止以久也畢云以同已張云止體分於兼也周禮天官敘官鄭注云體猶分也說文祿

有聖人之一體必說文八部云畢云言知材也此言智之體也畢云言材知張云知說智俞云

才主衡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平同高也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畢云言上平陳澧云

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



平行線內有兩平行方形有兩三角形若底等則形亦等慮說文心部云求也華云謀同長以併相盡也其理亦賅於此案陳說是也洪頤煊謂高當是亭之譌非慮謀思也云云求也慮有求同長以併相盡也虛文昭云正古文正亦作岳觀碑張云以與也長與正相盡是較之而同陳云按幾何原本有兩直線一長一武后作岳亦見唐岱觀碑張云以與也長與正相盡是較之而同陳云按幾何原本有兩直線一長一短求於長線減去短線之度其法以兩線同轆圓心以短線爲界作圓與長線相交知接也張云知讀如即與短線等此即所謂以正相盡也云以正者圓線與兩直線相交皆成十字也知接也字案張說是也此言知覺之知淮南子原道訓云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中同長也華云孔四量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華云知以接物揚葆彝云莊子庚桑籛知者接也中同長也如一張云從中央量四角長必如一俞云爾雅釋言齊中者是中與齊同義故以同長釋也知者接也中同長也推己之陳云說云中自是往相若也按幾何原本云圓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知明也及人故曰明張云明於人己並非是今從道藏本吳鈔本作愬顧云愬即智字案厚有所大也張云大乃厚陳云說云厚惟無所顯說是也此言知之用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知明於事厚有所大也大按幾何原本云面者止有長有廣蓋面無厚薄言厚必先有面之長廣故云有所大也其說云無所大者謂但言厚則無以見其長廣也案陳說非是此云有所大者謂萬物始於有形既有而積之其厚不可極說云無所大者言無爲有之本有因無生則因無而積之其厚亦不可極此皆比擬推極之語說與經辭若相反而意實相成也莊子天下篇惠施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釋文引司馬彪云物音形爲有形之外爲無形與有形相爲表裏故形物之厚無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釋文引司馬彪云物音形爲有形之外爲無形與有形相爲表裏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惠子語亦與此經略同仁體愛也國語周語人爲仁說苑修文篇云積日中旬岳南也故日中爲正南張云日中則景正表南義利也左昭十年傳云愛爲仁張云以愛爲體日中旬岳南也故日中爲正南張云日中則景正表南義利也左昭十年傳云經居明皇注云利物爲義直參也于前陳云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禮敬也樂記云畢云易曰利者義之和畢云一前陳云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禮敬也樂記云亦無說畢云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禮敬也樂記云者爲敬圓一中心長也伯奇云一前陳云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禮敬也樂記云處爲圓心一圓惟一心無二心故云一中也同長義見行爲也志行爲也云云柱隅四謹也謹疑皆雜本作前劉嶽雲云此爲圓體自中心出徑綫至周等長也行爲也志行爲也云云柱隅四謹也謹疑皆雜本作誤云圓出於方趙爽注云方周匝也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云方者徑一而匝四也此釋方形爲柱隅四

雜者為方柱隅角四出而方器則四圍周亦即算術方一三四之義方周謂之雜猶呂覽謂國周為雜  
 矣雜守篤云暨再雜與此四雜義正同說苑修文籍云如矩之三四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彼  
 云矩三雜疑當作矩四雜古書三四字積畫多互譌畢云隨疑維字張云謹亦合也劉嶽雲此為方體  
 四維皆有隅等面等邊等角等案畢張劉說似並未塙淮南子天文訓高注云四角為維若作維則與柱  
 隅義複不若實榮也畢云實至倍為二也畢云倍之一倍算法忠以為利而強低也而能自下張云低當  
 四維之切也詩曰維周之氏案畢張說並非也低疑當為君與氏篆書相似而致誤氏復誤為低耳  
 作氏根也詩曰維周之氏案畢張說並非也低疑當為君與氏篆書相似而致誤氏復誤為低耳  
 忠為利君與下文孝為利親文義正相對荀子臣道篇云逆命而利君謂之忠又云有能比智力率羣臣  
 百吏而相輔與強君擡君與荀子義同以為利即解國之大患除大害尊君安國之事也章君端體之無序而最  
 安國謂之輔案此云強君與荀子義同以為利即解國之大患除大害尊君安國之事也章君端體之無序而最  
 前者也畢云序音次序說文云掛物初生之題也張云無序謂無與為次序王引之云序當為厚經說上  
 形皆甚微云端此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後可也其證也無厚謂無與為次序王引之云序當為厚經說上  
 無序即西法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無廣是無兩旁也又  
 說不同王說義據最精而與說不甚相應經說下此兩有端而後可二句則非此經之說無從實定依畢  
 張說則序當為敘之段字謂端最在前無與相次敘者故說云端是無同也似與說義尤合魯勝墨辯敘  
 云名必有分明明之段字謂端最在前無與相次敘者故說云端是無同也似與說義尤合魯勝墨辯敘  
 姑並存之陳以點釋端甚精孝利親也賈子道術篇云子有閒中也閒謂夾之者二閒謂夾者也按幾何  
 而訓序為旁則亦未得其義孝利親也賈子道術篇云子有閒中也閒謂夾之者二閒謂夾者也按幾何  
 原本云直線相遇為角為直線角又云在多信言合於意也言言與意相合無偽閒不及旁也閒為中  
 界之閒為形皆是閒也線與界夾之也信言合於意也言言與意相合無偽閒不及旁也閒為中  
 閒中也之義張云不及於信言合於意也言言與意相合無偽閒不及旁也閒為中  
 謂隙中畢云言閒僕誤信自作也言言與意相合無偽閒不及旁也閒為中  
 作疑當作世經說上有世字即比之借字何比並訓次言自相次比是謂之俱說云續閒虛也填虛之墟  
 與人遇人衆愧即相次比之意也節葬下篇云何平祭祀亦次比之義俞說未塙續閒虛也填虛之墟  
 王引之云虛說非也續乃禮之借字經說上云繼閒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則其字當作繼  
 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禮柱上方木也繼以木為之兩繼之閒則無木故曰繼閒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



證兩不可也。言既有彼之不可，即有此之不可。平。句知無欲惡也。說文兮部云：平，正辯。爭彼也。彼，吳鈔。辯勝云。

讀如當也。畢云：讀利。所得而喜也。畢云：謂夢為句。窮知而儼於欲也。畢云：言知所到而欲為儼同。懸張

勝負。當也。如當意。利。所得而喜也。畢云：謂夢為句。窮知而儼於欲也。畢云：言知所到而欲為儼同。懸張

於欲。案此言為否決於知。而人為欲所懸。係害所得而惡也。已。句成亡。有二義。治求得也。畢云：言事既

則知有時。而窮義詳經說上。畢張說未析。害所得而惡也。已。句成亡。有二義。治求得也。畢云：言事既

句謂故義。畢云：說文云：故，使為之也。譽，明美也。國語晉語：章注云：明名。句達類私。有二三義。誹，明惡也。謂

句移舉加。有義。舉擬實也。說文手部云：擬，度也。謂量度知。句聞說親。畢云：聞舊作聞。據經說。名實合為

四者言異。而義相因。張井上為一經。云：知有三言。出舉也。張云：言出名實。句聞。傳親。傳道。義本吳鈔本

聞一說。二親三皆合名實。而成於為恐未瑋。言出舉也。張云：言出名實。句聞。傳親。傳道。義本吳鈔本

有且。畢云：舊衍一。言然也。見。句體盡。張云：見有二。鈕樹玉云：君臣萌。畢云：疑同名。或同。吳鈔云：萌，即吳字

篇。通約也。說云：君以若名者也。張云：君所以約臣民。疑非。合。句。丑宜必。有三。合。功利民也。欲。丑權利。且

惡。丑權利。大取篇云：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亦非為非。賞。上報下之功也。為。句。存亡

易蕩。治化。有六。為。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有。四。同。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不體不合。不類。舊本體上

依畢校補。吳鈔本亦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謂合衆異為一。同。異。交得。謂言語同。異。放。有。無。張云：放。疑

不。挽。張云：異。有四。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謂合衆異為一。同。異。交得。謂言語同。異。放。有。無。張云：放。疑

有。無。相。交。則。得。同。異。案。張。說。非。是。放。疑。當。為。久。句。彌。異。時。也。王。云。彌。徧。也。畢。云。言。字。句。彌。異。所。也。舊。本。字

知。說。云。恕。有。無。恕。當。為。恕。之。譌。知。恕。字。同。久。句。彌。異。時。也。王。云。彌。徧。也。畢。云。言。字。句。彌。異。所。也。舊。本。字

云。言。不。移。其。所。故。曰。守。王。引。之。云。畢。說。非。是。案。守。當。為。字。字。形。相。似。而。誤。彌。徧。也。字。者。徧。乎。異。所。之。稱。也

注。淮。南。原。道。篇。云。四。方。上。下。曰。宇。蔡。邕。注。典。引。云。四。開。耳。之。聽。也。疑。有。缺。佚。窮。句。或。有。前。不。容。尺。也。前

謂有端也。經說上云：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蓋以布幅循所聞而得其意。猶云：循心之察也。無說。畢云：之為喻，自端至尺為半，不容尺謂不及半，明其易窮也。循所聞而得其意。猶云：循心之察也。無說。畢云：之

文盡句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說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無說。說文言化。句微易也。楊云：變易也。張云：微諾不一利用。謂辭氣不同於用各有損。說文手部偏去也。畢云：言損服執說。利二字。舊注

未詳其義。治讓案說文音研計切。同。說相說同也。唐謂音女加切。與利音絕。漢集韻六。至利紐下。亦不收此字。惟十二。露有說字音研計切。同。說相說同也。唐謂音女加切。與利音絕。漢集韻六。至利紐下。亦不收此

說釋此文云：執服難成。音務切。同。九則求執也。以相推校。疑音利。當作音利。二字為小注。校者不憚。又改音為音。九或即說之壞字。求執。說文所謂言相說同也。傳寫舛誤。改音利二字為小注。校者不憚。又改音為音。

謂抵讎者三者辭義不同。而皆利於用上文云：言口之利也。又云：語不為利用。此以服執說為言之。利與

略同。蓋巧轉則求其故。轉當為傳聲。同字通。說云：觀巧傳法。是也。故謂舊所傳法。式國語齊語云：工相語

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句法正同。說亦并為一。大益。似正相對。疑謂凡體損之則小益之。則大也。

條釋之。華張讀巧轉為句。則求其故。大益為句。並經。一。大益。似正相對。疑謂凡體損之則小益之。則大也。

以勁行句。讀次第校之。疑當在巧轉。則價租。吳鈔木作祇。畢云：租經說上作响。詒讓案：當為環。俱抵皆

求其故。句上錯箸於此。而又佚其說耳。價租。吳鈔木作祇。畢云：租經說上作响。詒讓案：當為環。俱抵皆

爾雅釋言云：抵本也。毛詩節南山傳云：氏本。是二字義同。凡法同則觀其同。工依於法。庫。盧云：庫疑庫

物有。則有本環之為物。旋轉無。若互相為本。故曰俱抵。法同則觀其同。工依於法。庫。盧云：庫疑庫

非謂聖人以正道有所非與無所非同說云若聖人有非而非非即釋此經可證惟讀此書旁行五字為後人校書者附記篇末傳寫者誤入正文又移箸於而無非三字之上而其義遂莫能通矣又案此經云正無非說則云聖人不非義雖可通而正聖二文究不甚合竊疑此正亦當作聖集韻字形微譌此書正字皆用武唐武后作聖今時見唐岱岳觀碑則作聖蓋從長从正从干而即正也集韻字形微譌此書正字皆用武后所製作而此聖字或亦本作聖壞挽僅存舌形耳惟說語簡略無可實證附識於此俟通學詳定焉

經下第四十一

止句類以行人意說云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是疑是其然也則是言辭相執拒之取篇夫辭以說在同此亦取類推之義經說所存與者張云與下脫存字案張校是也於存與執存下有類行者也說在同上云有以同類同也張云室堂所存也某子存者是也於存與執存下有駟異說則此當屬上所存以下為一經楊讀則以此為下經發端語三說未知孰是但此經不必與說在同對文顧校恐非依說似揚讀近是駟疑當為四足牛馬四推類之難言四足獸為總名而獸各字譌挽合井為一字說云謂四足獸與牛馬與謂與說義同推類之難言四足獸為總名而獸各大小為上疑挽名字凡總名為大散名五行毋常勝張云毋說在宜克之宜物盡同名物猶事也謂意物盡屬二與鬪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吳鈔本麗與顧云據說似夫與履說作履義同張云一者義詳經下說一句偏棄之棄吳鈔本作弃經說下作偏去與此下文及經上下合去棄義同謂凡物或分謂而固是也說在因篇云因是因蓋與固是義同公孫龍子堅白篇云雖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莊子齊物論之不可偏去而二凡物有二斯有偏有偏必可去其一而體性說在見與俱說文人部云俱備也經上云為一此皆名有二而不可偏去者也即說堅白見不見之義又一與二色性同體者也廣與脩循俞云循

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相對為文。隸書脩與循相似。經說下篇廣循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無  
 二字平列。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此言若平方之。釋有廣有脩。二者異名。而數度相函。則二或仍一也。皆無  
 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經上云。平知無欲惡也。說釋以悛然。蓋謂淡泊無所愛憎於人。已或益或損。隨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經說下有說。而義多難通。大意似謂。損而不害。說在餘。物饒多則損之為宜。謂異類  
 不吡。吳鈔本作吡。此當與經說上篇。彼字聲義同。畢云。說文。說在量。量謂量度。其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未偏去莫加少。兩偏。然與其合時。體多少無增減。是為說在故。言如故。即說必熱。依說疑當作火不熱。火必  
 亦有此文。說在頓。說無頓。疑當作觀。說文。目部。云。睛見也。古文作觀。說云。以目見火。若以假必諄。人部  
 云。假非真也。又言部。說在不然。說云。假必非也。諄與非義同。正者為是。則假者為。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  
 名取。張云。名所知。而取於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傷之然也。  
 義同。無不必待有。句說在所謂。無所謂不同。張云。有而疑。謂不必說在逢。句循。句遇。句過。此四義。擢慮  
 不疑。擢當作推。形近而誤。亦作權。廣雅。釋訓。云。揚推。擢。權。無慮。都凡也。凡古書言大略。計算者。重言之曰  
 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注云。慮。大說在有無。謂約計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張云。或可合而一當  
 凡也。此又合兩文言之。曰。權。慮。其義一也。說在有無。謂約計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張云。或可合而一當  
 拒其不合。以為合。案依張說。則相拒。即不合。所謂否也。或云。拒當為矩。後文云。一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  
 法者之相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既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闕佚。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  
 用工。故不害。用古字通用。工猶言從事也。且然者。將然而未。然不能質定。故不可正。而因時乘勢。正可從事。  
 與此正同。趙說在宜。歐。張云。且然之事。不可以為正。而可用力。當審其宜。案張說。說在宜。句而以歐屬下  
 峻注。殊不了。說在宜。歐。物一體也。為句。楊讀同。今攷兩章說。皆無宜。歐。義。張楊讀未知。是否。歐。吳鈔本作





若少與較實形稍小之款合是以知人必說在寡區張云區竊疑當作空區與經說上區穴義同謂鏡中立於凹鏡中心以外也郭云若猶疑誤說在寡區竊疑當作空區與經說上區穴義同謂鏡中  
如穴考工記堯氏鄭注云墜在鼓中窠而生光有似夫隧是古陽途即窪鏡也經狗犬之  
說下此條之說在下文佳景二說在重之後與此敘次不合疑傳寫移易非其舊也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狗非犬  
有縣蹠者也狗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爾雅釋畜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即此義華讀非字句失之成  
云犬未成豪狗此疑同爾雅義謂同物而大小異名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即此義華讀非字句失之成  
玄英莊子疏引此所謂然狗非犬也非元文莊子釋文司馬彪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說在重經說上云二  
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然狗非犬也非元文莊子釋文司馬彪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說在重經說上云二  
也鑑位畢云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王云上景一小而易一大而舌說在中之外內景舊本譌量張屬上  
易也經說中之內正臨鑑景起中之外側臨鑑景起外也一之易或也王引之云量當作景字相似而  
詩作施戰國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  
直施高注曰施邪也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述說文走部迤衰  
行也是迤正字施段字此作易者又其段字也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舌相對爲文經說下  
篇木柂景短大云正景長小以柂與正對即其例也案王俞說是也今據正張讀非是經說下此條之說  
與在下文景之小大說在地正遠近之後使般美作殿說在使張云般當作殿殿下也不美之名亦有時而  
非鑑團景一無說說文口部云團圍也蓋謂鑑正圍則光聚於一夢溪筆談云陽途向日照之則光聚向  
文不堅白說在張云此有脫案張井上鑑團景一爲一經非是說似并入下無久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  
具沈當爲沈其說作貝並當爲有皆形之誤沈謂澤也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伯啓曰吾地不淺高注  
云淺福也昔荆地廣大而其國所有之沈澤則不害其瀾淺故云說在有莊子天下篇辯者曰郢有天  
下與此意異而辭可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字久後又云無久者與長久者相爲堅白恐非以檻爲搏  
相證義互詳經說下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字久後又云無久者與長久者相爲堅白恐非以檻爲搏  
楊云經說作檻詒讓案檻當作檻搏道藏本作博吳鈔本傳非以義攷之搏蓋謂束木備城門篇云  
疏東樹木令足以爲柴搏檻一大木所成搏則合衆小木爲之今以檻之大爲搏之小其類不相當故云



交聚成點之時則有礙於光線之行故穿交而景到也。鄒伯奇格術補云：密室小孔，漏光必成倒景，雲鳥東飛，其影西逝。又云：日無數光點，俱射入小孔中，是為光線交過孔則修而至地，遂成日體之影，皆可證此。書可無也。言凡有者，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嘗然者，今雖無而實為昔之則不可去。景迎日，說在搏。說云：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迎日即回光反燭之義。但說無搏義，上云：鑑團景一，與此搏義異。搏道藏本作搏，吳鈔本作搏，亦並難通。以形聲校之，疑當作轉。謂鑑受日之光，轉以射人成景，亦即反燭之義也。今舌而不可擔，說在搏。擔當作搖，周禮矢人，或變從搖之。釋文云：搖木又作搖，搖即搖之變。本涉下而誤耳。擗與擗影近而誤。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侯劉搖漢書：王侯表作劉擔，是其證。說文：擗部云：擗，圍也。圍者隨所置而正，故云不可搖。義詳經說下道藏：木搏作搏，吳鈔本作擔，並形之誤。景之小大，說在地舌遠近。地當為施，施即施之。段字：施謂人與鑑相對言，景隨地而易也。說亦云：遠近，施正是其遠。其景必小，較近其景字進無近，說在敷。說云：進行者先數近，後數遠，說文：支部云：敷，敷也。寸部云：專，布必同。專與此款合也。景字進無近，說在敷。說云：進行者先數近，後數遠，說文：支部云：敷，敷也。寸部云：專，布可以及遠。張云：敷至也。以近敷遠，亦通。天而必舌。天依說當作大，即上說在得。說無得，行循以久。循經為脩。案：張校是也。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楊云：真經說作頁，詒讓案：當為頁，說云：招頁，衡一法者之相與也。盡同。誤說云：一方盡類，則此盡下當撓。類字：若方之相合也。合，舊本：譌召，王引之云：召當作合。相台也。台亦合之誤。一，同也。一法，同法也。盡猶皆也。言同法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張者之彼此相似也。皆若物之方者之彼此相合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張者當為挈。枝當為收。假字亦誤。案：張說是也。說云：挈有力也。又云：挈上者愈得，下者愈亡。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可證契挈同聲。段借字說文：手部云：挈，縣持也。挈與提義同。板疑當作板。反同。謂挈與收二力相反也。或云：涉上收字而衍之。誤。狂舉不可以知異。張云：狂妄也。案：張說是也。狂舉猶說在不可。非牛不可之。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張云：牛馬非牛，或可或不可，專則不可，兼則不可。說在不可。非牛不可類。

之疑當作不可即承上經為文言兼舉牛馬倚者不可正說云邪倚則不正又疑此論轉重法則正或則非牛亦非馬即不可謂之牛謂之馬也倚者不可正當為止說又云梯者不得流流與止文相對說

在剃說云車梯則剃當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說無循義張云兩循字皆衍此此之此也彼此彼

是推之必往推依說當作柱往疑當作住蓋謂凡物橫柱之則住而不動說云方石去說在廢材也謂置

否於地若說所云方石說下又唱和同患唱其患同詳經說下說在功張云不唱不買無貴則釋不貴說

云廢石於平地此義與彼同又唱和同患唱其患同詳經說下說在功張云不唱不買無貴則釋不貴說

在假其賈重文作假反字異文下仿此詒讓案集韻二十阮反或作假說文走部返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

知之說在告張云不知者賈宜則讐謂議者賈直所宜經說上云賈宜貴賤也舉云舊字古只作繼後說

在盡盡猶適足以言為盡諄句諄謂人言有是非繁說在其言在其二字舊本到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張云弗心不自信案張說非是心當作必安危不可必故懼說云唯吾謂非名也

則不可說在假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正說文口部云唯諾也言部云諾響也禮記玉藻云父命呼唯

若非其正名則吾謂而彼將不唯故不可也與上文唯是文義正相對假亦與反同反謂卻之不應也莊

子定言篇云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孟子公孫丑篇云惡聲至必反之趙注云以惡聲加之已必惡

聲報之亦此或過名也說在實或城正字過名謂過之而成是名若過北而成南過南而成北說云然而

義詳經說下或過名也說在實或城正字過名謂過之而成是名若過北而成南過南而成北說云然而

庚桑楚篇說字為有實而無乎處無窮不害兼窮不害兼愛說在盈否知張云知人之盈與否盈多也否

不盈也知之否之足用也諄張云諄宜為諄知不足用是諄也說在無以也說作以已以字同不知其數

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張云不知天下人之數而可以知愛之盡以其明之案張說謂辯無勝必不當張

辯必有勝。謂辯無勝者，必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吳鈔本作有，非經說下無說。張辯不當，故當反求其辯也。及之喪，所在不害愛子，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張說不足據。始疑當作始，詳經說下。仁義之爲內外也，內當爲非，張云此與告子之徒辯義外也。疑說在作顏，玉篇云作古吳切，偶敵也。詒讓案，作顏疑當作顏，內當爲非，張云此與告子之徒辯義外也。疑說在作顏，玉篇云作古吳切，偶敵也。詒讓案，作顏疑當作顏。件，呂氏春秋通耳，韻篇云其民頡頏百疾高注云，頡猶大辟逆也。件，辭子天下篇所謂，頡頏偶不件也。頡，誤作頡。其文遂不可通耳。韻篇云其民頡頏百疾高注云，頡猶大辟逆也。件，辭子天下篇所謂，頡頏偶不件也。頡，誤作頡。經說下篇，頡倍之，頡作頡，與此正相類。件，頡亦抵倍不合之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即在於石之義，謂堅白在石之中，視之知其白而不知其堅，附之知其堅而不知其白，義具公孫龍子堅白論，篤說詳經說下，或云存疑當作石亦通。學之益也，說在誹者，誹義張說未搞，此疑當作學之無益也，說在諄者，言廣學爲無益於論爲諄也。此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謂指一得一，說在以二爲文云。說稅一無字而諄又涉下文而誤爲誹，遂不可通。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謂指一得一，說在以二爲文云。說增也，从台从系，系十黍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案音累，師古曰，案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累。繼之，纍楊云，案經說作參，張云，案當爲參，或筆指或案指，案張說也是也。二參，即二三，廣雅釋言云，參三也。說云若智之，以二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誹少誹多，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誹少誹多，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春字誤，說同，未詳。楊云，貴，經說作遺，非誹者，諄說在弗非，誹者，諄當爲諄，誹皆當，則非當理。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重亦即重同之義。詳前，張云，知而又知，是謂重知，俞云，畢說說在之謂，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重亦即重同之義。詳前，張云，知而又知，是謂重知，俞云，畢說說在義與此相近，然則此文物甚不甚，舊本作物，箕不甚，張云，箕疑當爲莫，俞云，疑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物甚不甚，舊本作物，箕不甚，張云，箕疑當爲莫，俞云，疑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作順。說在若是，說云，莫短於是，通意後對，張云，先通彼。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張云，否則不取。下以求上也，說尤誤。說在若是，說云，莫短於是，通意後對，張云，先通彼。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張云，否則不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州說作文，楊云，疑文之譌，案說不文，似非。

即此字張楊說非莊子寓言篇云同於己爲是或即此義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下文小故句有之不必然吳鈔本誤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張校移若張

是近大故句有之必無然此疑當作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與上句攪然字下句攪三字遂不可通若

見之成見也義亦難通張云若者指事之謂目之見性也然不接物則不見接物而不故欲見之亦不成

作鼻壞挽僅成上半遂成見字故古書多互譌下見字當爲是體句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尺之端謂於尺

字之誤言得彼乃能成此也顧云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句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尺之端謂於尺

爲端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此亦云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若其義也此端與小爾雅廣

度倍丈謂之端義異凡數兼一成二故一爲二之分幅兼端爲尺故端爲尺之分張云一分二之體端分

尺之體畢云此釋知材句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而必知張云

經上體分於兼也知材句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而必知張云

必若明必見矣此以明況智則所見尤審煥取譬不同而義並相貫畢云此釋經上知材也慮此亦目下

文知恕並述經而後釋其義畢張皆誤屬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得否不可求索而若睨說文

上讀俞又謂皆涉下而衍並未達其義畢云此釋經上慮求也楊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吳

云睨衰視也謂有求而未必得若睨而視之見不見未可必也楊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吳

鈔本作兒過疑當爲遇與經云接同義說文兒部云兒頌儀也若見上知接也知舊本譌恕願云常從

下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句若明與上經知材也義同而體用則微別仁句愛己者非爲用

己也不若愛馬張云愛已非爲用已也愛馬爲用馬也愛所不用則非已無愛也未足明愛愛所用則非

與己形近因而致誤淮南子精神訓云聖王著若明并衍若明二字畢云此釋經上讓涉上文而誤作著仁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此義或與彼同著若明三字無義疑著當為者屬上讓涉上文而誤作著仁於愛義句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畢云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為美而施之又忘其勞張

怪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案畢張俞說並非此下能字當讀如詩書柔遠能邇之能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能善也公能利之言能善利之也志字亦不誤惟芬義不可通疑當為焉禮句貴者公賤者名而自名也張云公君之誤芬篆文作券與券形近不必用言不必人之用其義也焉禮句貴者公賤者名而自名也張云公君

也名當作民古字而俱有敬優焉而不侵楊注云復有敬慢之別荀子不苟篇云君子寬等異論也禮有貴等差之異張云論讀為倫行句所為不善名句行也所為善名句巧也若為盜王引之云善疑當為著形畢云此釋經上禮敬也行句所為不善名句行也所為善名句巧也若為盜王引之云善疑當為著形

不著名是躬行也所為之事著名是巧於盜名者也畢云此釋經上行為也言所為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與盜文義正相貫竊俗書作竊下半與巧相似故譌大戴禮記文王句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待

人以實與己身無異張云不若金聲玉服注不字疑當作必玉服即佩服之玉周禮玉府共王之服玉鄭衆見其外而知其內亦通云不若金聲玉服注不字疑當作必玉服即佩服之玉周禮玉府共王之服玉鄭衆佩也並此玉服之義詳其實充美則見於外者若金聲玉服之昭著即所謂榮也文選西都賦李注引尚書大傳云昔莫不聲折玉音金聲玉色玉服與玉色義亦忠句不利弱子亥小兒疑當為孩說文口部云咳

相近張云金聲玉服宜於外也畢云此釋經上實榮也忠句不利弱子亥小兒疑當為孩說文口部云咳篇云賊誅孩子子亥猶云孩子弱子孩謂小主也言忠臣之強君其足將入止容止疑當為正此言雖強

迹若不利於小主即書金騰管叔流言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之意將入止容止疑當為正此言雖強所以為忠也畢云此釋經上忠孝句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德張云孝有不可必得者案芬疑亦為為利而強低也案低君之誤孝句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德張云孝有不可必得者案芬疑亦為焉之誤能利親亦謂能善而利之也不必得謂不必中親之信句不以其言之當也必不為使人視

城得命言告人以城上有金視而果得之明言也何句與人遇人衆愜漢書司馬遷傳云僕又何之蠶室如

手部云振摩也言人衆相摩切畢云此釋經上何自作也字非無愜字案經作疑此之誤謂詳經上為

是為是之台彼也畢云台一本作治顯云台讀當為治季本作治案顯說也是說文弗為也畢云此釋經

廉疑當已惟為之惟當作離同知其罪也舊本明上有也字畢云一木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廉

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云慊少也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慊恨也刪字齊無刪字別本作思耳顧校季本同亦非以文義校之當為認之譌荀子彌國篇云雖然則有其認

近此蒙上為文言狷者則有所不為慊者已雖或為非而心常自恨猶知懼也所令非身弗行本不

疑當依經作所行言使他人作之非身所任句為身之所惡即經所謂損己以成人之所急即經所謂益所為畢

已而益所為也勇句以其敢於是也命之命猶名也言因敢得名張云人有敢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

畢云此釋經上勇志力句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與疑當作舉言凡重者必就下有力則能舉重以言也

之所釋也言勇力句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楊云以重力激之使其下奮出而至高遠故曰下與重

力刑之所以驚也案刑形同生句楹之生楹吳鈔本作楹商不可必也畢云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

商疑當為常聲近而誤言生無常形與臥句夢張云即以夢說臥或有問文案此疑以臥夢義易明故述

知合則生離則死也經刑亦與形同臥句夢張云即以夢說臥或有問文案此疑以臥夢義易明故述

平句惓然文心部云惓安也即經所謂無欲惡依張說此釋經上平知無欲惡也利句得是而喜則是利

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句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畢云此釋經上利所得而惡也治吾事治矣人有

治南北有疑當讀為又或當作人治有南北言吾事治則自治其身人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說文



云忻闔也司馬法曰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使人督之傳云謂督不忘督即篤之命云曰篤不忘左傳十二年  
之惡即此義張云若是者其言可忻悅也使人督之傳云謂督不忘督即篤之命云曰篤不忘左傳十二年  
人厚於爲善行張以此句屬下說詳云督正也人誹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辨譽義相反說不宜同疑皆  
此釋經上舉道藏本吳鈔本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何休注云皆以官名舉  
辨明惡也舉作擊涉上而誤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何休注云皆以官名舉  
言多誤爲文此文名亦當作之名猶言是名與彼實文相對亦通舉云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  
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王引之云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之民者也出字誤倒在下能下又挽一太多  
似未竊竊疑口能即謂口之所能猶經上云言口之利也民當爲名民若畫僂也與實不同字書無僂字  
之誤後文云聲出口俱有名出名亦謂言出而有名猶經云出舉也案實致亦無義石疑名爲實  
太玄經止次七車彙其僂范望注云言也謂言猶石致也此釋難通言也下疑當有者字舉石云當爲實  
僂輸也案非此義舉云僂虎字異文言也謂言猶石致也此釋難通言也下疑當有者字舉石云當爲實  
言因名由通謂且句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呂氏春秋音律篇高注云且將也俞云此當讀且句  
前曰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前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毛若石者也舉云此釋  
傳曰此也此方然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爲已然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若石者也舉云此釋  
然也俞云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名爲石耳詭讓案若石者句以若名者也舉云此釋  
也疑當作臣民也者乃約述經語以起下文今本譌舛不可通遂讓屬之上章耳君句以若名者也舉云此釋  
臣曲名舉云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誤案經云萌即氓功不待時若衣裳不疑當爲必音  
字不誤此言君之名對臣民而立故云以若名者即指臣民也舉說非功不待時若衣裳不疑當爲必音  
時宜若夏衣而冬裘也張云冬資葛夏資裘不待時而利案張說亦通舊本重賞疑當於下文罪不在禁  
此七字舉云疑衍張說同案吳鈔本亦無今據刪畢云此釋經上功利民也賞疑當於下文罪不在禁  
惟害無罪殆姑與辜通言罪不必犯禁惟害無罪則及罪也姑上報下之功也此句上當罰句上報下之罪  
也上報下之功也六字常在罪不在禁上乃述經語而未著說今本實亂侗說文入部云侗大泉又言部  
也不可通畢云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之功也罪犯禁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說文入部云侗大泉又言部

之詞今書顯命詞作侗釋文引馬融本書義並與許同禮記祭統云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謂張云一楹

也二人俱見俱謂之楹若事君人同事一作是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似言猶衆久古今日莫

故曰久古今且莫故經上云久彌異時也彌徧也案王校是也顧張校亦以且為且今並據刪正字句

東西家南北顧云家字衍王校同案家猶中也四方無定名必以家所處為中故著家於方名窮句或不

容尺有窮言前雖或有窮也張云或不餘地然此不容尺之外即為莫不容尺無窮也窮而無窮畢云此釋經

上窮或有前盡吳鈔本但止動然即疑當作俱謂盡與俱義略同止動謂事無動靜皆始句時或有久或無

久始常無久追張云時有此二者始則當其無久也無久久之始也案張說是也此言始者或時已歷久而

始也列子釋文引始時作夫物疑誤化句若鼃為鶉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釋文引此未有也字畢云此

無並作无畢云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句若鼃為鶉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釋文引此未有也字畢云此

為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論讓案說文龍部云鼃蝦蟆屬淮南書即本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舊本

此荀子正名篇云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舊本

偏去言於衆體中損去其一體也經上云體分於兼也亦即此義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寫者脫誤耳張

引之云經上云損偏去也則此當云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寫者脫誤耳張

字非誤今不據改畢云假詳經上詢民也為俱民當為氏經作價稊稊語讓案胸當庫當作庫區穴

若句斯貌常貌吳鈔本作兒管子宙合篇云區者虛也區穴猶云空穴區穴者猶言若區穴文偶到耳斯

有區穴視之則庫而不見也華云動句偏祭從者文正同則是遷地之義疑偏祭當作偏際謂動則周備



門篇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支今本誤交此交誤作支猶彼支誤作交也凡以規寫圓形其邊綫周而相  
濼謂之交或為直綫以濼圍心中交午成十字形亦謂之交考工記匠人云為規畫日出之景與日入之  
景鄭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  
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風之以指臬則南北正鄭說可證此規

寫交之義張云說文支小擊也疑支為法度之義或支為及方句矩見支也者以矩寫方形其邊綫周而  
字之誤下同案張說並非是畢云此釋經上圍一中同長也方句矩見支也者以矩寫方形其邊綫周而  
相濼及隅綫相午貫亦皆謂之交也張云見寫大同非倍句二尺與尺但去一也畢云此釋經上倍為

是畢云此釋經上方柱隅四體也案隴常為雜之誤倍句二尺與尺但去一也畢云此釋經上倍為  
二端句是無同也張云若有同之即非最前畢云此有開畢云此與下開舊謂夾之者也謂有物夾之畢  
也開句謂夾者也張云就其夾之而言則謂有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尺與上文前不齊尺之尺義則

也開句謂夾者也張云就其夾之而言則謂有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尺與上文前不齊尺之尺義則  
尺為尺更後盡處則為區穴區穴謂空隙若布帛裁削之縫際皆是也此蓋以方制布幅為凡古布幅  
皆廣二尺二寸為衣則削其邊各一寸縫之儀禮喪服買公彥疏云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物及射

侯皆去旁幅一寸為縫殺是也蓋方制從衡正不夾於端與區內畢云內疑穴字張云如有物尺前有區  
等去邊縫各寸則幅止二尺中半適一尺矣不夾於端與區內畢云內疑穴字張云如有物尺前有區  
是區穴之內但與區穴相及故云不及旁案張讀內如字不如畢校改穴之允此似謂前有端及謂之及

後有區穴尺雖在其中然與前後幅相連屬不絕則不得為二者所夾也或云不當為必亦通及謂之及  
及非齊之及也張云齊等也此申說及字之義若論齊等之及則區穴與端之所夾為中間穴內宜為旁  
齊旁之謂及止謂彼此相次齊則盡其邊際也繡開虛也者舊本攷開字王據經增今兩木之間謂其無木

二者同而異也畢云此釋經上開不及旁也繡開虛也者舊本攷開字王據經增今兩木之間謂其無木  
者也但就其虛處則謂之繡案張依舊本為釋恐非畢云此釋經上繡開虛也者舊本攷開字王據經增今兩木之間謂其無木  
中者乃成厚之體無於尺無所往而不得石於平地石亦譌尺可證此與下文並作石形近而釋說下廢

所說則不成厚也無於尺無所往而不得石於平地石亦譌尺可證此與下文並作石形近而釋說下廢  
在石同體相盈則彌滿全體隨在皆有堅亦隨在皆有白故云二二即謂堅白也公孫龍子堅白論篇  
無所往而不得亦即所謂相盈也畢云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無所往而不得亦即所謂相盈也畢云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盈莫不有也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舉也。二此云得二亦謂堅異處不相盈。堅下當相非是相外也。經說下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故云得二。得白得堅分爲二也。堅不相盈亦卽爲相外。若合而同體則堅內含有白。白內亦含有堅。是攬。句尺與尺俱不盡。言尺與爲不相外。此義亦見公孫龍子五詳經說下。畢云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攬。句尺與尺俱不盡。言尺與則前尚有餘地。端與端俱盡。謂木與端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是端前更無餘地。故相攬則兩俱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尺與下疑脫尺字。案張校與上文歧筭此疑當堅白之攬相盡。此言堅白雖殊而同託於其體爲相盡卽經說體攬不相盡。言凡物兩體相攬雖攬而各自端。句之挽字誤錯管於此。畢張楊並讀下堅白相盡之義。體攬不相盡。爲體不能相含是卽不相盡也。端。句之挽字誤錯管於此。畢張楊並讀端屬上爲句。張云尺與尺俱不盡。則體相攬與端俱盡。則端相攬。尺與尺或盡或不盡。則端體並相攬。體之攬可盡而端之攬不可盡。案此讀恐非。張說亦未析。王諱端爲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攬相得也。世。畢云疑似字。張校同。王引之云。此與比道比者並也。兩有端而后可。畢云有。一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亦作目。后吳鈔本作。次。句無肺而后可。后畢本作。見經上音序次齊平。更無差等。而其體極薄而相次比。或疑後經似亦卽世之誤。案攬攬當作相攬。法。句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禮記亦足備一義。張云。厚乃無開。畢云此釋經法。句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禮記上。次無開。不攬也。案攬攬當作相攬。法。句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禮記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張云。意若。佶然也者。民若法也。若猶順也。畢云。依於法游於說。鄭規而爲員。是法也。畢云。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佶然也者。民若法也。若猶順也。畢云。依於法游於說。鄭牛。此義難通。張云。可彼。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佶然也者。民若法也。若猶順也。畢云。依於法游於說。鄭牛。有藹。今之刺榆。今毛。唐風。藹作樞。牛。樞疑卽刺榆之大者。古艸木大者多以牛爲名。若爾雅。菱牛。蘄終牛。棟之屬是也。牛。樞。段。牛。兩也。無以非也。謂牛樞與牛兩者實。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疑當作辯者。或爲名。則非真牛。故曰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謂牛樞與牛兩者實。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疑當作辯者。或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兩辭相非。不能皆當。則必有一不當者。也。不若當犬。當犬若牛。當馬。言辯牛之是非。而不當。不若謂狗。謂犬之當也。經說下云。同則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卽此章之義。畢云。此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卽此章之義。畢云。此

釋經上攸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為句欲難其指據此云難指難肅義亦並不可逆竊疑並當為辯之

也辯勝當也案經攸即彼之誤為句欲難其指據此云難指難肅義亦並不可逆竊疑並當為辯之

耕也耕與研義同亦詳經下篇蘇指謂研手指蘇謂研乾肅也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

也文當為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王風兔爰達此百權釋文云權本亦作離離之謂因欲而

難患也或疑離亦新之誤上欲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

張云味之欲而騷騷上疑是不以所疑止之欲也廡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廡字俗寫詒讓案左傳

美否也欲而騷騷上疑是不以所疑止之欲也廡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廡字俗寫詒讓案左傳

文廡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俞云力字無義疑人字篆書之誤趨之而得為句人則弗趨也為句案力疑

泉刀趨之即得而不信者則弗趨也前說信云不以其言之當也趨之而得刀句言若有人言趨外有

使人視城得金此趨牆外得刀與視城得金語意正同俞說未墻是以所疑止所欲也俞云蓋趨之則得

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張云譬如食脯不知其利害則仍食觀為窮知而儼於欲之理張

之譬如趨廡外不知其利害則弗趨所疑同而止不止異則不在於知明矣觀為窮知而儼於欲之理張

指說經也畢云僂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詒讓案僂與莊子寓言篇無所難脯而非怨也畢云僂字無

縣其罪之縣義同郭象注云縣係也言所為為欲所牽係則知或有時而窮難脯而非怨也畢云僂字無

此字張云即智字誤耳案張說是也詳經難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否所與為相疑也張讀作所為與

上爾雅釋器云魚曰斲之即此斲之義難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否所與為相疑也張讀作所為與

云不所疑當作所不非謀也謂不暇審計而為之所謂縣於欲也畢云此釋經上為窮知而儼於欲也

與疑衍案張校亦通非謀也謂不暇審計而為之所謂縣於欲也畢云此釋經上為窮知而儼於欲也

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張云為衣以成為已治病以亡為已詒讓案亡猶言無病也漢書使句

謂也謂不必成濕張云以令謂人是之謂謂方謂之成不可必盧云方音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

合反案方言雖有此義然古書罕見盧授以釋此畢張楊並從之似不甚墻荀子引作溼此溼字與方音義同他

傷注引方言溼為釋韓詩外傳僂作累洪頴煊謂荀子之僂即說文人部云僂垂兒一曰僂解乘也案

洪說甚是說文人部又有僂字云相敗也老子儻儻今其不足以免於僂其身蓋儻儻聲義並相近此書之  
淮南子儻訓云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而不免於僂其身蓋儻儻聲義並相近此書之  
濕當作濕荀子之儻當作儻經典凡从僂與从僂字多相提攢即說文僂儻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故  
之段字不必成僂言雖使爲之而其事之成敗則未可必僂與成義正相對也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故  
下當有者字此與經上故所得而後成義同言因此故而致彼如是必所爲已成乃可爲使也張名句  
謂濕屬此句云志而不得而故使之是之謂故其事必欲成案張說未擣畢云此釋經上使謂故名句  
句達也言物爲萬物之通名荀子正名篇云故萬物雖衆有實必待文多也張云物有是實名以文之  
張說則經名達下當有多字恐非竊疑多當作名言名爲實之文也上文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  
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可謂或謂此文多與前文名並當作之名亦通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  
是名也張云馬而命之馬是類也凡馬之實皆得名之馬案張說是也荀子正命之臧句私也臧即臧獲  
大取篇言於人之賤者而命爲臧則臧非人是名也止於是實也張云當止於是實聲出口俱有名若姓  
之通名故曰私張云人而名之臧是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張云當止於是實聲出口俱有名若姓  
字亦一人之私與臧相似依張說此釋經上名達類私畢張校是也姓字灑謂狗犬命也灑吳  
作洒義並難通命也亦與經不相應張云灑即移意移狗而謂之犬是猶其命也案張說未擣以經推之  
疑當作鹿謂狗犬移也灑鹿形近而誤言移他名以謂此物猶言指鹿爲馬楊灑灑屬上若姓字句非是  
狗犬句舉也謂正舉物名上文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吐狗說文言部云吐詞也漢書儒林傳王式曰  
輕賤之加也謂以惡語相加說文力部云加語相增加也論語知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廉集韻四十廉  
甚也加也集解引馬融云加陵也舉云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廉集韻四十廉  
說也身觀焉句親也耳所聞也非方土所阻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  
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爲也上名實合爲聞句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上聞傳親見句時者  
體也二者盡也見其一體二者盡見其衆體特二文正相對畢云此釋經上見體盡古依經校云疑合之

敵兵立力並未詳反中疑當作反也志工又云志功不可相從也是其證正也志功相合臧之

為臧疑當宜也張云臧人臣也臧奉主命無非彼必不有句必也聖者用而勿必經上正無非說亦作聖

可必去者可勿疑依楊說此釋經仗者兩而勿偏張云此申言兵力反中言仗兵者皆兩比而無獨立故

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權形近而譌經說下右權交繩權今本誤校與為句早臺張云古只作早

甲後文劍甲字亦譌早可證說詳後臺謂城臺門臺詩鄭風存也言為甲以備戰於城及宮門為臺以備

病亡也昔治病之為求其亡左成十年傳晉侯有疾秦伯使醫緩為之呂氏春秋至忠張云以為而亡

治也張云有醴買句化也張云醴買未詳或即醴鴉化亦為也畢云此釋經上為存亡易蕩也張云莫之順長句

云實謂易也此云賈買化也文雖有化若醴為鴉之文然買鴉音義俱違形又不相似疑醴字之誤上文

兩文雖異而義實同也此漢隸或作骨見仙人唐公房碑與買同句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

同也亦與經云體分於兼義同不外於兼體統俱處於室句合同也說文俱借也有以同句類同也說文犬部云種

甚楊云大取篇云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餅異句二必異必讀為畢古通用張二也謂

實俱異是較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畢云此釋經上異二不體同異交得

然為二物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畢云此釋經上異二不體同異交得

交吳鈔本誤於言同異各得於福家良疑當作富家食楊以恕有無也與知通比周禮小胥鄭注度





云去人相違也謂先知先已是句可也相從一相去二先知三是四可五說文言部云諾摩五色也當作五口諾而意不從也謂先知先已是句可也相從一相去二先知三是四可五說文言部云諾摩五色也當作五近而誤即所謂五諾也下文長短前後輕重援楊云小取篤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語讀案正五諾云云似當等此下各執持一說服謂服從人之說也周禮調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此義難通經利不一執服難成人鄭注云成平也難成謂平議其是非難論定也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此義難通經見疑九即說之壞字說文說訓言相說詞求執即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節釋為釋釋捨古通則相說詞之意此釋經上服執說音利音疑言之誤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節釋為釋釋捨古通則捨彼問故觀宜舉云此釋經上巧轉則求其故法通則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者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執宜心張校兩心字云疑當作止案張說是也此言因人有不黑者而禁其廣義之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經說下釋止云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以別若聖人有非而非而不非而與如通言聖人於人雖有所非而非正五諾自此至篇末似皆釋五當屬上文五也之下而傳寫亂誤錯著皆人於知有說上五諾當為若於知即過五諾句吾負今據吳鈔於末也惜以此下並說經上正無非非是皆人於知有說上五諾當為若於知即過五諾句吾負今據吳鈔本正負者不正之謂列子仲尼篇樂正子與廣公孫無直無說過五諾云無知文正相對此數句義難盡龍說云其負類反倫有如此者負諾亦謂非正諾也無直無說過五諾云無知文正相對此數句義難盡通其大意似謂正者或已知或有說過者或用五諾謂利耶若自然矣言所誓出於自然願云此說五未知或無說五諾即上經所謂諾不一也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此篇以經下校之文有闕佚畢注疏繆殊甚與經尤多不相應今並依張氏別為

重學說略同華涉未深以峻達者

止句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為不然而疑之是又不然也不可止也

故宜以類案張說未塙左傳哀十二年杜注云止執也謂彼此然不各執一謂四足獸爾雅釋鳥云四足

辭即經所謂類行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止類以行人說在同入即之之麟謂四足獸爾雅釋鳥云四足

獸為四足毛與生鳥與並形誤此謂牛馬為四足獸之種別下云若牛馬四足物盡與句大小也當亦

物之大名異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此云物盡與句

謂萬物畢異也蓋物為總名大也獸為四足動物之專名小也猶荀子正名篇以萬物為大共名鳥獸為

大別名是也然牛馬復為獸類之種別是又獸為四足之大名牛馬為四足之小名明大小無定隨所音

而物盡異也此與經下文物盡同名亦正相對畢讀物盡句張云與疑衍或三與字並音餘皆非是此釋

經下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經駟此然是必然則俱謂同物同名即莊子所謂小同為麋同名為

異說當作四足牛馬異說在下蓋挽名字此然是必然則俱謂同物同名即莊子所謂小同為麋同名為

當為如艸書相似而誤藥舊本誤糜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謂若是藥則其名盡同又疑為當為馬騮

同為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名張楊讀則俱為糜爾張云糜隆同概云謂麋也並非

俱闕句顧讀不俱二張云有二人然後闕然二與闕也同今據正以下並廣推物同名之說經說上云俱處

於室合同也言二人相合斯謂之俱若俱闕雖是二人然是不相疑當肝句肺句子句愛也張云四者

合之俱故云不俱二與下文云俱一義略同此釋經下二與闕包疑當肝句肺句子句愛也張云四者

而所以橘茅吳鈔本食與招也張云茅亦可食而巫以茅招神不與橘同食周禮司巫云旁招以茅案張

愛者異橘茅作茹食與招也說亦通但此文與同名不相應竊疑此橘當為檮爾雅釋木云檮木瓜毛

詩衛風木瓜傳云木瓜漉木也可食之木說文檮从林矛聲與橘上半形相近聲類與茅同此白馬多白

句視馬不多視即盼馬小取篇云之善視者此謂白馬視馬語意異而辭例同張云視馬白與視也釋經下白

與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此文難通麗與暴也上疑衍不必二字張云暴惡也為麗者不必麗也雖

孫龍子通變論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

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騷色章焉案楊據公孫龍書證此與暴之義亦未知當否若然麗亦或即驥之驪

文但彼書與類與暴義並難通而此上下文並以某與某  
相對為文則與彼書又似不相應疑未能明姑從蓋闕某  
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

買衣為屨吳鈔本首屨字上無為字誤此疑當作若為夫  
非以人為非今庶人之非則非其自為非經下云

非誹者諄即此非字之義若為夫以勇不為夫者上夫為  
夫婦之夫為屨以買不為屨者言為屨而買之於人則非  
其所自為也此並論異意同辭三句文例略

同可以互校今本為夫下挽一以字不為屨不又諱衣遂  
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張云勇當為男若名  
為夫則凡男子不得為夫案張說非是夫與屨

也畢云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履履二與一亡句不與一  
存是言分一體為二一既化二即為無一公孫

義偏去下疑挽之字言分一體為二偏則可未此字疑衍  
似即上句之字之譌或云常屬上句云偏有文

實也張云文實猶名實案張說是也經說上云舉告以文  
名而後謂之句無文實也則無謂也始有實

孫龍子名實篇所謂大指與公不若敷與美字疑衍數與  
美疑當作假與義經下云使般美亦似當作假

義也漢衡方碑假作傲魏高湛碑假作傲與數般並相  
似此言有名實可謂則與類相謂是句則是固美

比附是謂之義無名實可謂則當假借他物以謂之是  
謂之假即後文假必非也之義謂是句則是固美

也美疑亦謂也疑當讀則是非美疑亦當作義非無謂  
則報也報與美文相偶疑即上文之數亦當為假

名也則不可說在假是也又疑報或當作執是此釋經  
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

上云壅執又云執服雖成三說並通未知孰是此釋經  
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

俯豎白不能相盈相盈猶相函舍也若離者合之則無  
不見盈如廣脩本為二而從衡相函則為一豎白

亦為二而色性相舍則為一此皆二而一者也此釋經  
下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循

即脩之譌公孫龍子豎白篇云豎白石三可乎曰不可  
乎曰不可乎曰不可乎曰不可乎曰不可乎曰不可乎

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  
所白而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  
三也曰視不

無堅不可以謂石堅自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盈  
 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蓋故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  
 二與三若廣俯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其無已曰  
 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  
 與藏藏故執謂之舉不重言無重不與箴字詰云箴又針箴二形今作針說文金部云箴一切經音義引  
 不離卽此書之義舉不重言無重不與箴字詰云箴又針箴二形今作針說文金部云箴一切經音義引  
 力之任也言箴之舉與不舉於力無與卽下文爲握者之願倍非智之任也俞云字書無願字疑轉字之  
 案俞說非是願當爲騎形近而誤其讀當爲奇周禮大卜杜子春注云騎讀爲奇偶之奇說文角部云騎  
 角一俛一仰也莊子天下篇云騎偶不侔經上云倍爲二也騎倍者騎爲一倍爲二與騎偶義同或云倍  
 卽偶或億中不足以爲智故云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此釋經下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木與夜孰長  
 數雖或億中不足以爲智故云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此釋經下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木與夜孰長  
 張云木長智與粟孰多非張云智多爵謂貴親貴其所行之貴賈之貴四者孰貴吳鈔本說此字非  
 非夜長智與粟孰多非張云智多爵謂貴親貴其所行之貴賈之貴四者孰貴吳鈔本說此字非  
 執高俗書虎霍二字上半形相近旗幟篇虎旗譌作零旗可以互證史記楚世家西周武公曰若使澤中  
 之翼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張云霍疑麋與霍孰霍上文衍涉蚋與瑟孰瑟張云蚋蓋蟲管瑟  
 當爲雀獸之皮者雀鳥之高者案張說亦通麋與霍孰霍上文衍涉蚋與瑟孰瑟張云蚋蓋蟲管瑟  
 爲雀蚋不可以爲瑟各異類案張說亦通蚋卽蚋之異文極一瑟字疑當作瑟並詳經說上篇第二瑟字  
 疑當爲長涉上譌文而又譌或謂此當作蛇與龜孰長莊子天下篇云龜長於蛇於義得通但經說上云  
 免瑟又云免蚋以文義校之免當爲它則蚋不得又爲蛇字或說不可通於彼也此皆言偏句俱一無變  
 輕重多少長短貴賤之迥異者不足相比依張說此釋經下異類不吡說在量吡此同偏句俱一無變  
 偏者一之分張云俱一各有其一也所謂俱一也然分合雖不同而一全體二半體無增減故云無變卽經  
 云無加少也張云俱一各有其一也所謂俱一也然分合雖不同而一全體二半體無增減故云無變卽經  
 少說假字不重假必非也而後假取篇云假者今不然也小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疑亦霍字非是此音  
 在故假字不重假必非也而後假取篇云假者今不然也小  
 狗假虎名哉以虎爲氏也古名禽獸草木亦通謂之氏大戴禮記勸學物或傷之句然也所以然也見  
 篇云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是也依張說此釋經下假必詳說在不然

之句智也。即經云：所以知之。告之。句使智也。即經云：所以使人知之。故告之也。告者，本謂吉王引之云：吉當為告。

校是也。張校同。今據正。物或傷之。即經所謂病也。見之。則知其病。告之。則使人知其疑。逢。此述經與下為。

病依張說。此釋經下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疑。逢。目。舉。云。舊作蓬。

下同。以為務則士。此語難通。以意求之。疑。務。當。讀。為。鑿。荀。子。哀。公。篇。務。而。拘。領。淮。南。子。汜。論。訓。務。作。鑿。是。

意改。士當為土。形近而譌。史記殷本紀。相土。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為牛廬者。夏寒也。說文。廣部。云。廬。寄。

相。士。言。土。壤。至。賤。而。為。鑿。者。或。用。土。為。之。明。物。無。貴。賤。達。所。便。利。也。為牛廬者。夏寒也。說文。廣部。云。廬。寄。

此牛廬。蓋以養牛。若馬之房。周禮。甸師。夏房。鄭注。云。房。廬也。廬。所以庇馬。涼。吳子。治兵篇。逢也。舉之則。

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公羊宣八年傳云。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沛從削。非巧也。張云。沛當作梳。木之見。

說文。木部。云。梳。削木札。模也。絲變。若石羽。石之隄。此或與彼同。蓋亦循從自然之義。若磨。循也。循。舊本譌。讀。

說文。木部。云。梳。削木札。模也。絲變。若石羽。石之隄。此或與彼同。蓋亦循從自然之義。若磨。循也。循。舊本譌。讀。

故因謂市為日中。猶嫁娶之禮。用昏。因謂之昏也。古市朝。或謂之日中。為最盛。即周禮。司市。所謂大市。日。與。而。市。

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即市之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是其證也。凡飲酒及市。皆易。啓爭鬪。故下云。不可。

也。是不可智也。智。知通。愚也。依經當作遇也。智與句。以已為然也。與句。愚也。依經當作遇也。蓋過涉上文。

過而以已為然。可證過謂已過之事。言或固知之。抑或本不知。而以已然之。事。推之。此釋。俱。句。俱。一。云。同。

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云。俱。若牛馬四足。牛馬者。散名。而兼言之也。四足者。大名。而輕言之也。兼與。

處於室。合同也。言合者。則為一。俱。若牛馬四足。牛馬者。散名。而兼言之也。四足者。大名。而輕言之也。兼與。

一也。非是。惟是。句當牛馬。或牛或馬。名實相符。則此呼而彼應。是名當其物也。經說上云。當牛非馬。又。

亦有唯當之論。與此義同。詳後。數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謂分牛馬而數之也。牛馬二。

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也。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張云指有五五而俱為指五還為一。案張說非也。亦俱一與牛馬二一之義。依張說。長字。此述經文。畢讀。徙而有處字。莊子庚桑楚篇云。有實而無乎虛。此釋經下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長字。長。屬上句。非。徙而有處字。莊子庚桑楚篇云。有實而無乎虛。楚釋文引三蒼。說並同。字者。彌互。諸方。其位不定。各視身所處而為名。若處中者。本以南為南。段令徙而處北。則復以中為南。更益向北。則鄉所為北者。亦轉而成南矣。四方隨所徙而易。並放此。然方位雖屢徙不同。而必實有其處。故云徙而有處。莊子云。無乎處者。則據其轉徙無常者言之。與此文義不相礙也。徙字南北。在且有在。莫字徙久。蓋有脫文。且。王引之云。經說上云。字東西南北。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西。屢更且莫。故云字徙久。又云在且。又在莫。經說上云。久古今且莫是也。畢云。已上釋經下字。或徙說在長字。久案王說是也。但此云字南北。乃約舉之詞。王疑其不當不及東西。非也。後文說或云。然而謂此南北與此文無堅得白必相盈也。此即堅白石之論。謂視之。但見石之白。不見石之堅。而堅之性。自含於白之例。正同。無堅得白必相盈也。中故云必相盈也。又疑必當為不。即說上堅白石之堅。而堅之性。自含於白之皆見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並詳上篇。此釋經下。不堅在堯善治。在疑當作任。下同。任猶自。今在諸古也。自白說在無久與字。堅白既在。因經及說。似皆未全。在堯善治。舉也。張云。在察也。亦通。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言堯不能治今世之天下。下文云。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亦然。三字疑當作諸未。景。俞讀。光至景亡。俞讀。若在。俞讀。盡古息。謂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敝下光。故然。文亦有悅誤。景。俞讀。光至景亡。俞讀。若在。俞讀。盡古息。謂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敝下光。故則光盡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息。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蓋古猶終古也。考日記。則於馬終古登陔也。莊子大宗師篇。終古不忒。是終古為古人恆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皆誤。案若在盡古息。息當訓為止。即經不徙之義。亦即莊子天下篇所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司馬彪亦據此釋之。大意蓋謂有光則景亡。有景則光蔽。若其景在。則後景即前景。盡古常息。止於息。形雖同。而景若止而無改也。畢讀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張云。光之所至。謂之景。並誤。俞說得之。而以息為亡。則與經不合。殷家儂云。光至謂光復過物徑也。至極也。影光漸不見也。案殷訓至為極。亦非。景。句。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謂若日在東。而四縣鑿鑿受日光。反射日。是此釋經下。景不徙。說在改為。景。句。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而成景。是日光與鑿鑿受日光。反射日。

與鑿之間是即二光共夾之也張云二光日景光之人煦若射之猶與也言景光與人參相射說文火部

也楊謂煦胸通近是蓋謂如日出時之光四射也張云景者光所為之人也下者之人也高張云高猶上

煦然而至若射案張說未據此釋經下住景二說在重住疑當作位讀為立下者之人也高張云高猶上

其人高者之人也者其人在下足敵下光張云敵故成景於上首敵上光故成景於下陳澧云此解

故也劉焯雲云即西法所謂射光角與回光角相等由交點射景入壁故令景倒也詒讓案此即塔影倒

垂之義詳經下此釋經下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寡疑空之誤即謂窺鏡中為圓空也但

說無多少寡區之義又經此條在前宇或徒說在長宇久條後與說敘次不合竊疑此當並屬下在遠近

條以下經亦有景到之文也而二臨鑑景到一經說或已不存此篇文本多挽疑未能定也

有端與於光喻與於光謂眩光綫之射亦詳經下故景庫內也華云庫舊作庫虛以意改案虛校是也謂

不見物是也殷氏謂景庫謂聚光點非是景句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張云所謂二光夾

此釋經下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景句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張云所謂二光夾

無壁則回光綫成景極長而射於無量遠空界中凡海與沙濠恆見樓臺人物之象即此理然雖無量遠

空界中仍為景在人與日之間也詒讓案日照於東則人景在西今以西鑿之光反燭景句木施施進詳

人成景則景又在東矣故云在日與人之間此釋經下景迎日說在擲擲疑轉之誤景句木施施進詳

經下道藏木作他學云猶言景短大斜近地故景短陰景濃光不內侵故大殷云木即謂立柱也短淡也

木斜殷云木即謂立柱也猶言景短大斜近地故景短陰景濃光不內侵故大殷云木即謂立柱也短淡也

不可木正句景長小正遠也故景長光復多也淡者雖長而視之如短不清故也木疑當作光則景大於木鄭復

從與物大小相等其景雖遠相而無非獨小也為大小乃於木為大小言景有時大於木非獨小於木

也亦通華云遠近臨正鑿疑當作臨鑑立前景寡則寡遠近皆然寡亦小義案張說未據貌能白黑貌

已上以表言遠近臨正鑿疑當作臨鑑立前景寡則寡遠近皆然寡亦小義案張說未據貌能白黑貌

作儼此又儼之省劉云此論因光見色之理也遠近施正句異於光鑿與鑿之受光各因物而異張云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掩正則光鑿各異案景當俱就疑當作景就當俱與下去當俱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舌遠近地即掩之誤景當俱就疑當作景就當俱與下去當俱約行也去亦當俱為修行也畢云亦疑亦字俱用北疑當作由比言鑿者之臭張云臭字未詳義當作道案張殷說並不堵臭疑並當作於鑿無所不鑿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此言鑿者不一則景亦無數必過其具與俱通大取篇亦云具同於鑿無所不鑿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此言鑿者不一則景亦無數必過正則當限之內體正而明也過正則影倒而線修故同處一處其體俱同也張云物體又同然鑿分行矣案殷說亦通劉云言光綫必正行也恐非故同處一處其體俱同也張云物體又同然鑿分行矣謂中內外景遠近大小正鑿中之內句鑿者近中句則所鑿大大有者字景亦大句遠中句則所鑿小句易不同張云然而鑿有分鑿中之內句鑿者近中句則所鑿大大有者字景亦大句遠中句則所鑿小句景亦小之內也劉云近中遠中指人距鏡中心言據此仍常為凹而鏡也亦通殷云中謂交於中綫恐非是而必正張云大小起於中綫正而長其直也張云所以正者由其景起於中心綫其正而外射為長直綫也直故也案張訓直為參直之義恐非楊云長進也直者準直謂光綫也謂遺物象起於前限緣正影透鏡而進其光綫交合於後限所謂斂行者是也案楊訓長而進尤誤所說光理亦未必與此合姑存以備攷中之外謂突鏡平面之鑿者近中張云雖中之外則所鑿大句景亦大句遠中句則所鑿小句景亦小亦近大遠小與而必易鏡側邪面既不平則光綫邪射其景亦易邪也張合於中而長其直也舊本合中之內同而必易鏡側邪面既不平則光綫邪射其景亦易邪也張合於中而長其直也今據補楊校增中緣易三字亦近是此謂突鏡當中之外其景雖邪而仍與中相應緣其邪而射為長直綫也張云而長所長也中之外得景必斜然合於正之長者也以直對故也案張說未堵殷云凡以一凸窺物收光限內之影為正象限外之影為變象即此至以又一凸窺前凸象兩限相入者兩凸限內之影同兩限相切與相離者兩凸限內之影異其理亦猶是也楊云謂斂行綫合於後限緣變影直進而散其光綫淺至於無窮所謂修行者是也案殷說略同所釋光理於此亦未必合姑存以備考此釋經下條並在景一小而易一大而舌說在中之外內經此後有鑑團景一併傳寫之誤

景亦大。劉云：近遠指亦遠。又因上下文亦字而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此對上文鑿者近言之。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即發光點與受光處距遠景。景過正。以上與上文略同。張以下故字屬此讀。亦通。此釋經

招負衡木。張云：招直木也。親上驚曰：招木近伐。案張說未塢。招當為橋。聲近字通。觀士驚招木亦當為橋。其前輕其後命曰橋。莊子：天地篇云：鑿木為機。後重前輕。其名為機。釋文云：樑本又作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作頡橋。淮南子：主術訓云：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彼以橋為直。則與衡橫別。高注云：橋結皋上衡也。植柱權。加重焉。畢云：加舊作而不撓。言平而不偏。撓極勝重也。畢云：極謂權也。張云：勝重之至。衡者高并橋與衡為一。非。

足據張訓極為至。亦非。極當即上文之衡木。說文木部云：極棟也。屋棟為橫木。引申之。凡橫木通謂之極。漢書枚乘傳云：單極之統。斷榦。顏注：引孟康云：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

經索久鏤斷井榦也。枚云：單極與此極正同。謂結皋上之一衡木也。汲綆繫於其上。故久鏤而斷井榦。孟說以為非。鹿盧未塢。而以屋梁況極。則不誤。極勝重者言加重於一偏而不撓者。因衡木前重能勝之也。

右校交繩。張云：徐錯說文繫傳曰：校繩木也。交兩連木。右未詳。或者校為急疾。考工記云：釋之則不校。謂以爲非。鹿盧未塢。而以屋梁況極。則不誤。極勝重者言加重於一偏而不撓者。因衡木前重能勝之也。

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直僞反。劉直危反。張云：衡稱也。捶偏下也。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畢云：標猶杪末也。揚云：管子大。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此即下文長重者下之。雖相若而標得權也。張云：以其長故得權也。詒讓案謂標長故偏得其擊有力也。說文手都云：擊。絲持也。標必下。標得權也。權之重。此釋經下真而不撓。說在勝真即質之誤。擊有力也。提擊也。張云：擊自上擊。引

之。引無力也。張云：引自不正。畢云：舊作所擊之止於施也。疑當作正於極也。於猶如也。如猶與也。見王引之。於極猶言正與邪也。繩制擊之也。若以錐刺之。疑繩繩擊收並述經而釋之。長重者下。句短輕者上。張云：擊衡上

衡者過長則重者將下。過短則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張云：次下行上衡也。上得物重也。下極也。下亡

輕者將上。此上下謂衡低昂。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權失重也。擊長短之弊。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

衡者將上。此上下謂衡低昂。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權失重也。擊長短之弊。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

衡者將上。此上下謂衡低昂。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權失重也。擊長短之弊。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

衡者將上。此上下謂衡低昂。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權失重也。擊長短之弊。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

衡者將上。此上下謂衡低昂。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權失重也。擊長短之弊。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

衡者將上。此上下謂衡低昂。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權失重也。擊長短之弊。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

衡者將上。此上下謂衡低昂。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權失重也。擊長短之弊。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

力愈增則下繩直權重相若句則正矣畢云正舊作心以意改收張云收樓之繩也詒讓案廣  
低之方愈失張云當其權不長不短改收張云收樓之繩也詒讓案廣  
下者愈得張云物輕則衡失其重是為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內遂著挈乃止案張說未搞此謂下收之  
有力張云物輕則衡失其重是為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內遂著挈乃止案張說未搞此謂下收之  
云此一張云物輕則衡失其重是為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內遂著挈乃止案張說未搞此謂下收之  
輻西輪高卑不同故車成梯形也畢云雜記云載以輻車鄭注云輻輿為幹或作輕說文云車梯也古乘  
皆兩輪而平此西輪而前高後低是為車梯依下文蓋假為斜而升重重其前力其一端繫於所升之物  
所以挈弦其前畢云弦直也案畢說難通該疑當作引隸書弦引形近隸釋漢陳球碑引作引廣韻十六  
也或云當作引載弦其前此申言之或涉載弦宜黏胡切廣雅云黏車也曹憲音粘又音姑案粘音音相  
近疑對字異文案畢說未搞帖以字形校之類與軸相近而以擊類求之則疑當為前胡之段字周禮大  
行人侯伯立當前侯注鄭司農云前侯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挂地者是也胡在車前與此上文正合義為  
長也此與下句亦申言而縣重於其前句是梯畢云舊作境據挈且挈則行物上升無所阻滯與車行異  
也凡引句上弗挈觀文所下弗收旁弗劫劫疑挈之借字廣雅釋言則下直案直與正義同言其重心必  
就下地句或害之也張云地與梯同不直也或害之乃不直案張說也是也地即前木梯之梯音重勢偏  
而正地不得止也畢云公羊傳檀十梯者不得正作挈不誤張云當作下非直也言梯雖邪而重物  
引之而無今也廢尺於平地張云廢置也置一尺之物於平地詒讓重不下當為挈之謬無磅也畢云玉  
異直升也今也廢尺於平地案尺疑當為石下云研石象石是其證重不下當為挈之謬無磅也畢云玉  
蒲唐切跟蹤欲行兒正字通以為腿字之俗張云踴當作踴雖重不下拖以平地無旁空缺處也此解經  
廢材案跡字之義與此文無會正字通尤俗册不足據也張說為踴亦難通此疑當為踴之形誤戰國策

云必有蹄重者矣言廢石於平地則雖重而必不流者以其無偏倚也故云無蹄又案廢尺與廢材義同而非釋經廢材之義張說亦誤若夫繩之引帖也是猶自舟中引橫

也張云以繩引車必從旁引猶舟中橫引岸上之物兩旁有空缺處必下矣案張說非是說文木部云橫也闌木也此蓋以為舟前橫木之名廣雅釋水云輪謂之棹集云十一唐云棹舟前木也一切經音義云

引古文橫同是二字音近字通言車梯之倚倍拒摩迎敵祠等言相倚倍實相攬拒相引唯倚焉則不正畢云唐宋字書無船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曠走貌詁案此字未詳疑誰併石桑石耳難通

畢讀誰併句云併井字異文已上以車制言張讀同鄒云此一段轉重法也案集韻十五帝及類篇立部並以併為塲之或體與此文義無會畢說近是而句謂則非誰與唯通言唯石與石相合井重案則邪倚

而不正以其無挈引之故也若車梯前有挈引之力則雖邪倚而引物升轉不患其不正夾窻者畢云省而流也此釋經下倚者不可正說在剗剗即梯之譌車梯用以升重非正車制也畢說非夾窻者畢云省

又省又作窻集韻四十七窻云窻古作窻此法也張云當謂匠人作室食石之法案張說未據法疑當為柱之榿房室及牆序間依壁而立方石去地尺疑謂柱下質礎也通言之柱榿同析言之堂上兩柱謂

者謂之柱夾窻即謂夾窻室也方石去地尺疑謂柱下質礎也通言之柱榿同析言之堂上兩柱謂上繩也絲使適至方石句不下句柱也爾雅釋言云榿柱也膠絲去石張云膠著也去石縣挈也挈其絲

張云絲所以能縣絲絕句引也張云從下引之即絕詒讓案此釋經下未變而名易句收也收依經下當石是有挈之者絲絕句引也推之必往說在廢材推往即柱住之誤刀輕則窻不貴句刀重則窻不易

同言刀與窻輕重貴賤相買畢讀買刀窻相為賈說文人部云窻市穀刀輕則窻不貴句刀重則窻不易反張以此二句屬上節誤買刀窻相為賈也畢云刀謂泉刀刀輕則窻不貴句刀重則窻不易

張云易輕也刀轉則賤其窻以稱輕王刀無變鑄故曰王刀窻有變句歲變窻則歲變刀則刀亦變案張刀重則貴其窻以稱重所謂反買王刀無變鑄故曰王刀窻有變句歲變窻則歲變刀則刀亦變案張

說是也此言窻之貴賤每歲不同則刀之重輕亦若鬻子上節誤買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其下據下隨而變依張楊說此釋經下買無貴說在飯其買若鬻子上節誤買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其下據下所字言其所以不讐者為予買未盡其數其所以不讐去句則讐句舌買也宜不宜謂讐者之正舌欲不也若盡其發則其所以不讐者盡去矣

欲謂所警者有欲不欲以意爲正張云買者賣者若敗邦嚮室國語越語云嫁子無子疑申論無不釋之  
下實宜則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死當作其死生或當作在軍不必其生聞戰亦不必其前也  
不懼張云前今也懼張云今聞戰案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或或即邦城正字放下云謂此南北前經下云  
即字城知是之非此也北謂南或非南有知是之不在此也張云有讀曰又案張說是也謂南北在彼在此  
也詳前知是之非此也北謂南或非南有知是之不在此也張云有讀曰又案張說是也謂南北在彼在此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然而謂此南北北之義無定即字或徒之義公孫龍子名實篇云  
在此也則不謂也與此經名實義亦同然而謂此南北北之義無定即字或徒之義公孫龍子名實篇云  
之域轉謂之南自此以前每進益北則所過成南若由中過南則南轉成北所謂亦然故云過而以已爲  
然莊子天下篇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釋文引司馬彪云天下無方故所在爲中  
即此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然之義也依張說此釋經下或過名也說在實智論之張云智  
義也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然之義也依張說此釋經下或過名也說在實智論之張云智  
知而後非智無以也疑有悅誤依張說此釋經下知之否之謂句所謂道藏本吳鈔本非今據非同也則異也  
有論非智無以也疑有悅誤依張說此釋經下知之否之謂句所謂道藏本吳鈔本非今據非同也則異也  
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張云狗犬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下牛字疑當爲牛與上句文例  
春秋審分篇以牛爲馬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謂是非兩同無以相勝則不成辯莊子齊物論云是若果是  
以馬爲牛名不正也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謂是非兩同無以相勝則不成辯莊子齊物論云是若果是  
然也亦無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是勝也詒讓案言是非互見得其當則勝也依張說此  
辯即其義無勝無讓者酒之酒於禮無讓未讓句始也不可讓也依張揚說此釋經無不讓也不讓始也  
釋經下謂辯無勝無讓者酒之酒於禮無讓未讓句始也不可讓也依張揚說此釋經無不讓也不讓始也  
必不當說在辯無讓者酒之酒於禮無讓未讓句始也不可讓也依張揚說此釋經無不讓也不讓始也  
始於形近而誤經同凡相近而不讓謂之始也後文若始於城門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與白二而任石謂堅  
與於咸也九字文無所屬疑本在此下而詒讓於彼說詳後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與白二而任石謂堅  
於石體之中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一而知堅者不知白知白者不知堅文亦見公孫龍子堅白篇說  
經所謂存也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一而知堅者不知白知白者不知堅文亦見公孫龍子堅白篇說

詳前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於有指謂有所指也公孫龍子指物論子智是句有智是吾所先舉句重張云  
 一有知焉有不知焉既在存疑當作子智是有智吾所不舉是重與下文是一文亦正相儷重謂二名一實  
 曰又案張說是也以下文校之疑當作子智是吾所不舉是重與下文是一文亦正相儷重謂二名一實  
 知吾所無舉是其重也吾所無舉即下文所云吾所不舉是重與下文是一文亦正相儷重謂二名一實  
 下文所謂智智狗重智犬是也子智是若知狗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先亦無是一對上重及下  
 智吾所無舉若因狗知犬重則若狗犬同類也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先亦無是一對上重及下  
 唯知其一若知謂有智焉有不智焉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一猶上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  
 狗而不知犬若知謂有智焉有不智焉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一猶上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  
 智之張云若果知之則當指子之所兼指之以二也謂并吾所無舉者而指之若指之參直之也參  
 同經云二參參亦參之誤二參即二三也言從衡指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本有之字吾所  
 之則參相直以一兼二參直為三也張云直當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本有之字吾所  
 舉者一也所不則者固不能獨指之則下疑當投指字言於此有二物或同類或同處今特指此物勢必  
 兼直彼物故不能獨指即經所謂不可逃也又莊子天下篇云指不至至不絕疑亦即此節之義蓋若甲  
 乙同處欲指甲而勢不能不兼直乙既兼直乙則所指不得為專至甲亦不能與乙絕也故云不至不絕  
 釋文引司馬所欲相不傳張云所欲言不相傳詁讓案相疑亦指之誤意所欲指者一物意若未校張云  
 彪說殊誤所欲相不傳今兼直二三則不能明傳其所欲矣與莊子指不至語意同物意若未校張云  
 也爽快且其所智是也張云有所不智是也張云有所不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之不智者所已知也是  
 人意且其所智是也張云有所不智是也張云有所不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之不智者所已知也是  
 則不能并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疑亦當有也字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所春也而春也得文則春為今死  
 為一矣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疑亦當有也字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所春也而春也得文則春為今死  
 不能其執固不可指也張云執禮運在執者去鄭注云執執位也釋文云執執本亦作勢後魯問篇亦以執為  
 決今本也逃臣不智其處不知其所狗犬不智其名也宋鶴遺者巧弗能兩也張云皆不可指遺者義  
 誤執可證逃臣不智其處不知其所狗犬不智其名也宋鶴遺者巧弗能兩也張云皆不可指遺者義  
 未詳詒讓案兩疑當為罔或作罔孟子公孫丑篇以罔市利罔注云罔羅而取之罔與兩形近而誤言人  
 倘有遺物雖使至巧罔羅索取之不能必得也依張說此釋經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馬貴者

案貴即智句智狗吳鈔本智重句智犬經說上云二名一則過依經當作不智則過今本找二字張云  
 遺之論不重則名實迥異宜其不知故不過依張說通問者曰問以通其意也子知亂乎畢云亂當  
 重則不過此釋經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應之曰亂何謂也彼曰亂施句則智之也謂告以  
 或從文論讓案說文馬部云亂驅父馬母者也從馬亂聲應之曰亂何謂也彼曰亂施句則智之也謂告以  
 蓋即亂之名物張云若不問亂何謂徑應以弗智句則過知之意人將不復告是終於不知矣故謂之過且應  
 必應問此義難通疑當作且問之時若應句長應有深淺徑應以弗知是也此釋經下通意後對說在不知  
 其誰大常中存疑當作人畢云據下文常當為堂兵人句長所今本兩其字論兵長二字途不可通  
 謂也室堂句所存也此所謂其子篇云建旗其署曰某子旗存者也此謂今本兩其字論兵長二字途不可通  
 惡可存也以當作惡所存也上云堂室所存也下云主存者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言問在室堂是一主  
 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依楊說此釋經下所存與者於五合謂五行水土火疑當作木生  
 自相合者水土火金待火而合火離然此言火離木而然易離象傳云離麗也莊子外物篇云木火鑠金  
 木待金而合案張說未知是否火離然此言火離木而然易離象傳云離麗也莊子外物篇云木火鑠金  
 火多也金靡炭也研礪也言金能礪研炭使消散金多也無常勝所謂合之府水道藏本吳鈔本作木非畢  
 合案畢張說並未塙此疑當作合之成水言金得火則木離木離土離亦與麗同義易離象云自穀艸木  
 銷鑠而成水莊子外物篇云金與火相守則流是也木離木離土離亦與麗同義易離象云自穀艸木  
 麗乎土此釋經下五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所利謂惟所共無偏嗜即經所謂宜也傷生損壽  
 行毋常勝說在宜不害亦其證呂氏春秋適音篇云和心在於行適高注云適中適也是誰愛也管多粟或者欲  
 說以少連不害亦其證呂氏春秋適音篇云和心在於行適高注云適中適也是誰愛也管多粟或者欲

不有能傷也。疑當作或者欲有不能傷也。言多粟若酒之於人也。言酒無益於人。損之為宜。且恕人利人。恕。吳鈔本作

怨愛也。則唯恕弗治也。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徒知不足為益。損或云。唯與雖通。治疑當為給。言知

損也。說損飽者去餘。言損去其適足不害能害飽。能與而通。害飽。疑當作飽。害言若若傷糜之無脾也。讀

為脾。少牢饋食禮云。膳用麩。又云。脾不升。鄭注云。近竅賤也。古文脾皆作脾。此與古文禮正。且有損飽后

益智者。疑衍。若瘡病之於瘡也。華云。瘡即瘡。省文。說文云。瘡。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凡此省。一也。臣即

人。言人患瘡者。以病損為益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云。且猶白以目以

神不見而見。離彼文以目下。蓋挽見目二字。義與惟以五路智久不常。未詳此釋。經知而以目見。下當挽

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言火雖熱。而所見者光也。非以其熱。莊子天下篇云。火不熱。此即

熱說在頓。必即火之誤。下又挽不字。我有若視曰智。如視一物而曰知。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

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張云。取所知。是兩智之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知其無。句若無焉。句

則有之而后無。吳鈔本。後無焉。疑當作馬。馬無天陷。句則無之而無者。案張說。未墻天疑當作失。

戒人無失陷為虛言。則先未有此事。而豫相戒。亦可言無。擢疑。擢當為墻。無謂也。詳臧也。今死而春也

得文。文死也可。謂此義不可通。春也。與臧也。對舉。疑春當為貯。養之。養形近而誤。得文疑當作得之。大意似

且猶是也。此引申比況之義。詩周頌載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孔疏云。且亦今時



亦且然。句必然。舊本作且且必然。吳鈔本作且必然。王引之云且且必然當作且且必然。以下三句文義通。然之義。且之爲言。雖尚未。且已。句必已。句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而後已。引之云。後上亦當有而字。然而事勢渙會。必將至於。是。且已。句必已。句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而後已。引之云。後上亦當有而字。案王校是也。今據補。用。工。猶言從事也。此釋經下。且。句。髮均縣。句。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句。其絕也。莫然不可正也。今據補。用。工。宜。歌。宜。歌。疑。當。作。害。區。均。句。髮均縣。句。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句。其絕也。莫絕。舊本。輕下。挽。重。字。孫。星。衍。云。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句。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肥。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也。均。句。其。絕。也。莫。絕。張。湛。不。絕。也。今。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案。孫。校。是。也。畢。憲。霍。見。此。二。字。爲。下。文。發。端。篇。中。霍。字。畫。亦。據。補。重。字。今。從。之。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均。之。絕。不。說。在。所。均。畢。憲。霍。見。此。二。字。爲。下。文。發。端。篇。中。霍。字。畫。於。此。文。不。合。畢。云。據。下。文。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張。云。堯。者。實。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臚。也。或。作。臚。張。從。之。未。知。是。否。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張。云。堯。者。實。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臚。也。或。常。同。上。是。以。實。視。人。也。視。與。示。通。舉。友。之。富。商。以。告。人。是。示。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張。云。名。所。義。之。實。處。作。臚。張。從。之。未。知。是。否。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張。云。堯。者。實。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臚。也。或。於。古。言。堯。之。義。施。於。當。時。不。能。及。今。即。經。異。時。之。義。此。釋。經。上。鳥。若。始。於。城。門。與。於。臚。內。此。九。字。上。下。文。堯。霍。爲。一。條。云。城。門。守。門。者。臚。僕。也。城。門。舉。名。其。說。殊。迂。曲。審。校。文。義。疑。當。在。上。文。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之。下。皆。釋。經。下。無。不。讓。也。不。可。之。義。凡。古。人。行。禮。賓。主。入。門。必。讓。若。與。人。同。入。城。門。而。相。始。則。無。爲。讓。感。爲。賤。人。不。足。與。爲。禮。則。不。必。讓。也。荀。子。榮。辱。篇。云。巨。塗。則。讓。小。塗。則。始。楊。注。云。始。近。也。此。始。異。於。讓。之。義。又。案。殆。與。逮。聲。義。相。近。毛。詩。小。雅。巷。伯。傳。云。柳。下。惠。廼。不。違。門。之。女。殆。在。城。門。即。違。門。謂。近。而。相。及。狗。句。狗。犬。也。謂。之。殺。犬。可。成。玄。英。疏。云。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不。爭。先。也。狗。句。狗。犬。也。謂。之。殺。犬。可。成。玄。英。疏。云。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墨。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若。兩。腕。未。詳。集。韻。非。犬。也。案。此。經。云。殺。狗。非。殺。犬。亦。即。名。實。離。之。義。然。成。引。經。語。亦。有。刪。佚。非。其。元。文。若。兩。腕。未。詳。集。韻。臚。臚。大。兒。非。此。義。臚。疑。當。爲。臚。儀。禮。士。喪。禮。鄭。注。云。臚。肩。頭。也。說。文。骨。部。云。臚。肩。前。也。楊。云。臚。疑。脾。字。之。誤。案。依。楊。說。則。當。亦。脾。之。誤。字。見。前。此。言。同。一。體。而。有。左。右。之。異。以。喻。狗。犬。同。物。而。異。名。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狗。犬。也。而。殺。使。句。令。使。也。此。與。經。說。上。使。令。謂。謂。我。使。我。不。使。亦。使。我。爲。之。也。亦。得。爲。使。故。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使。句。令。使。也。此。與。經。說。上。使。令。謂。謂。我。使。我。不。使。亦。使。我。爲。之。也。亦。得。爲。使。故。

君使不使皆使案張改經使殷美殷為殿故其說如此然義甚牽強恐不足據審校文義此我字或當經之美字疑並當為義蓋兩文皆誤而一存其上半一存其下半也此似當云義使使義不使亦使義音義之亦為使不使謂禁止之也末義字總釋上語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戈殿軍也案張說未稿此殿字當經之殷字兩文似皆誤無可推校意必求之疑殿並當為假戈與美並當為義似亦假義亦使假不義亦使假言假者假設之使非其正也以假設合義為使假設不合義亦為使也末假字亦總釋上語此凡說無可實證而前云不若數與美數美似亦假義之譌綜校諸荆沈句荆之貝也則沈淺非荆淺也當為沈說文水部云沈大澤也徐鍇繫傳引博物志云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沈太平御覽地部引述詁云齊人謂湖曰沈水經巨馬河篇督亢澤注引風俗通云沈滌也言平淫滌滌無崖際今本風俗通義山澤篇沈作沈又云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並形之譌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荷悅漢紀沈作坑坑與沈字正同蓋沈為數澤此荆沈卽荆之沈深荆之貝當作荆之有言沈在荆則沈卽為荆之所有也然沈包於荆置域之中則沈雖淺狹無害於荆之廣大故曰沈淺非荆若易五之一之猶與也下同張以楹之搏淺依張說此釋經下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案貝亦有之譌若易五之一以五字屬上非以楹之搏也見之搏卽備城遺篇之柴搏積搏蓋聚束柴木之名此其於意也不易蓋謂意度之則先智意相也先以經下校之疑當作无智說文无古文奇字无與若楹輕於秋雅門之萩釋文萩作萩彼萩為楸之段字先形近而誤无智卽經云无知也相下疑有扱字若楹輕於秋雅門之萩釋文萩作萩彼萩為楸之段字與此義異而或作秋則可互證此其於意也洋然為無知也說在意楹卽楹之誤段椎雖俱事於履可用亦喻輕重之失當與楹之搏同意其於意也洋然為無知也說在意楹卽楹之誤段椎雖俱事於履可用也吳鈔本段作斷事作視並誤說文段部云段椎物也本部云椎擊也齊謂之終葵金部云錐銳也成綸詩大雅篤公劉取厲取礪毛傳云礪段石也說苑雜言云干將鍊錮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成綸履過椎繪疑當為繪過當為葛蓋亦或作繪帛為之與成椎過繪履同句過伴也伴字書無此字道藏本當為舛異文張云依經當作伴案張校是也伴與摺同過經同亦當作遇史記天官書云達語化言說文午部云悖逆也又部云傘悖作伴爾雅釋詁云達達遇也漢書敘傳鄧展注引作寤達遇也遇達義同悖達遇逆音並相轉伴偁寤擊相近遇伴猶言達語傘悖亦猶言逆語也此釋經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伴一雖為作履履之器材與器兩者遇伴以成履履相須而為用也此釋經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伴一句

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張云：五折之，則有一者五，是一少於二也。建一以爲十，則一有五者二，是多

五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一少於二。非斲半，斲之別體，此疑當作斲，非半，即約進前取也。非半而斲之，而多於五說，在建案疑進之誤。非斲半，經云：非半斲也。而反辭以明其義。進前取也。則每斲前進

也。前則中無爲半，取盡其端，則中無所謂半，猶端也。端，即前也。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前後取，則端

中也。前後端之中，斲必半，毋與非半。毋，吳鈔：不可斲也。盡其端，則無半，不復可斲。釋文引司馬彪云：若其可

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在，故曰萬世不竭。即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張云：給，具也。嘗已

此義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非半斲，則不動說在端。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具之則當具之。案

張說未靖，此以經校之，疑當作已。然則嘗然不可無也。然與給，坤書形近而誤。凡事之言已然者，即嘗然

今雖無而昔之爲有，則審矣。故云不可無。猶經云不可去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

說在。久有窮無窮，此五字與上下文皆不屬。張揚並屬上爲一章，以經校之。正九，畢云：一本作凡，案顧校

警然。久有窮無窮，亦不相應。疑當在後。民行脩必以久也。之下而誤，錯在此。正九，季本亦作凡，今以文義

校之，當是丸之形誤。謂正圓，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搏，道藏本吳鈔本作搏，非。考工記云：直者中縣，正丸

之丸，下云搏，即圍丸之形也。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搏，道藏本吳鈔本作搏，非。考工記云：直者中縣，正丸

不中縣，即經不可搏之意。依張揚說，此釋偃字不可偏舉。區，偏徧並字也。字當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

者上下錯亂，又脫不字耳。一方盡類云云，則經下所謂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者方之相合也。案王校改觀，盡並為盡類，台為合，是也。今並據正呂氏春秋別類篇云：小方大方之類也。即此一方盡類之義，但俱有法而異句，似不必移。蓋上言一方盡類，明其方之同，下言俱有法而異，明同物俱然。此釋經下一法者之方之中，仍有異也。盡類猶方也。猶與由通，言其所以盡相類者，由於同方也。物俱然，此釋經下一法者之合也。說在方盡，牛狂與馬惟異，張云：牛狂當作狂牛，俞云：狂與惟皆性字之誤。案張校非是。俞校以狂為下亦當有類字，牛狂與馬惟異，性是也。呂氏春秋盡篇云：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云：性猶體也。俞謂惟亦為性，則非以公孫龍子校之當作牛性與馬雖異，雖公孫龍書作唯並與惟通，言牛馬性雖異，然其所以異者，不在齒與尾也。詳後。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為別也。是俱有，張云：牛亦有尾，馬亦有齒，詒讓案大戴禮記：易本命云：後齒也。公孫龍子通變篇謂牛無尾，不偏有偏無有，句曰：虛云：當之與馬不類，句用牛有角，舊本角上，用牛當為牛有，王引之云：用非誤字，用者以也。以牛有角，馬無角，說牛與馬之不類，故云：曰：牛與馬之不類，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下文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以亦用也。上文以牛有齒，但可云用牛下，挽有字耳。案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據增，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此公孫龍子亦有正舉狂舉之文，以愈求之。蓋以舉之當者為正，不當者為狂。此疑當作以是為類之同也。是狂舉也。今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為狂舉矣。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非牛也。若爾雅釋驢：驢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非牛而與牛相類，則亦可。言或有，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此言兼舉牛馬，則不得謂非牛。猶公孫龍子云：羊言牛非馬，張云：曰：牛馬豈得非牛。牛馬牛也。未可。竟謂是牛。張云：曰：牛馬豈得謂牛。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張云：有不可者，今但言未可，是亦不可。三皆不辯其兼，故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前云：數牛數馬，則牛馬一。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張云：專而牛馬非牛非馬。句

無難。張云：兼牛馬，則非牛非馬，是則無可難矣。案：張說也。此即經云：說在兼之義。荀子：正名篇云：有牛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毛，鷄有羽，謂鷄足一數，足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鷄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鷄。非有以非鷄也。與馬以鷄，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即此書之義，但兩書文義皆完復與。彼句：行不可盡通耳。依張楊說，此釋經下：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彼句：正名者，彼此謂實當。彼此可。句：彼彼止於彼。張云：定此此止於此。謂彼此之名有定，故可。彼此不可。句：彼且此也。此謂彼此之名無定，故不可。彼此亦可。此言彼此在無定之閒，張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也。此字，吳鈔本不重。張云：定以爲彼此，則我此此而彼彼，彼亦且此此而彼彼。彼也。今本說三字，公孫龍子名實篇云：正其所實者，正其所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爲當也，不當而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即此章之端，詰又莊子齊物論篇云：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亦因彼又云：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無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亦與此義略同。畢云：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案。經有：譌唱無過。即下云：唱而和，過疑無所周。疑當爲用之誤。謂所唱不若，粹別也。此喻無所用若，粹和無過。即下而不使也。唱使人不得已，明非和唱而不和，是不學也。唱者爲教，則和者爲智。少而不學，必寡。文楊云：疑脫功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多而不教，與上文智少而不學，正相對。功適息，張云：我有知而不以字。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唱和同患說在功。聞在外者，所

不知也。室謂在外而聞有人在。或曰在室者之色若其色。言皆以在室者之是所不智若所智也。以下知

者所知。謂在室者猶白若黑也。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審用誰勝也。謂兩舉白黑未知孰勝。是若其色也。

是若疑到。言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白則知其色之若白。可以知其白矣。夫

名以所明正所不智。名吳鈔本作明。不以所不智疑所明。句苦以尺度所不智長。言以所明正所不知。若

之也。畢張並讀外。句親智也。室中。句說智也。此與經說上云。知方不廉說也。身觀親也。義同。言在外之

長外。為句大誤。外。句親智也。室中。句說智也。此與經說上云。知方不廉說也。身觀親也。義同。言在外之

後知也。畢云。已上釋經下。聞所以諄也。與下以當文義。正相對不可也。言以人之言為諄者。必出入之言

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以諄也。與下以當文義。正相對不可也。言以人之言為諄者。必出入之言

可。以下文校之。出入當是不諄。則是有可也。有可信者。即不之入之言不可。句以當。句必不審。審疑亦當

不可為當。是必不當也。此即公孫龍子以當為當。不當。惟。句謂是霍可。惟當。依經作唯。霍疑亦虎之誤。下

而亂之。義依張說。此釋經下。以言為盡。諄。諄說在其言。惟。句謂是霍可。惟當。依經作唯。霍疑亦虎之誤。下

為名。若謂之為虎也。而彼應之曰。唯。則可。上文云。惟是當牛馬。彼惟亦唯之。段字與此義可互證。經以

非名。為不可明。是名則可。莊子寓言篇云。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己為是。異於己為非。非而

猶之非。夫霍也。所謂則非。真虎而既。唯我謂彼是是也。謂所謂與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言凡不可謂者

謂彼猶惟乎其謂。句則吾謂不行。此當作則吾謂行。彼若不惟其謂。句則不行也。此即公孫龍子謂彼而行。謂

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之義。依張說。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案盧說非

此釋經下。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飯。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案盧說非

窮也。古者中國所治地。南不盡。南海。又天官家不知有南極。故於四方。獨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

以南為無窮。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南方無窮。而有窮。蓋名家有持此義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

句有窮無窮。未可智。智與知同。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疑云。此三未可智。可吳鈔本。人之盈之否。未可智。

次之字疑衍。謂人而必人之可盡。句不可盡。亦未可智。當作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在四方。盛否未知。而必人之不可盡。愛也。疑當作而必人之不可盡。愛也。今本說不害。諄。愛則有害於兼愛之說。故墨子非之。人若不盈先窮。當作無亦。則人有竊也。謂人若不能盈無窮。既盡有窮無難。窮不足。以難兼也。盈無窮。句則無窮盡也。謂人無窮則無窮。既可盡有窮無難。說以上六句。皆雖人不可盡。說在盈否。知不二智其數。當爲不一。疑惡智盈。即界有盡也。重盡字衍。張云文衍。非。或者遺乎其問也。忘則雖愛民。不能盡其數。張云門問皆明字之愛民之盡文也。文當作之。下同。吳鈔本。或者遺乎其問也。忘則雖愛民。不能盡其數。張云門問皆明字之。是。非。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無不愛。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知其盡也。說在明者。案明疑即。問之。仁。仁愛也。張校謂次仁字。衍。今案首仁字。疑述經爲目。則義利也。愛利。句此也。言愛利心在於所利。句彼也。言所愛所利。惡加。在外。愛利不相爲內外。俱內。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吳鈔本作內。其爲仁內也。義外也。爲謂字通。此見孟子公孫丑篇。告子語。舉愛與所利也。偏舉所利之在此。故云內。是狂舉也。詳若左目出。右目入。盛本說。出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若吳鈔本作。誤。此亦狂舉之類。張云仁義之於人。釋經下。仁義之爲外內也。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張云。告教也。以。使智學之無益也。亦內說在。仲頗。經亦有誤。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張云。告教也。以。使智學之無益也。亦與知。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諄。此言學或有益。或無益。故教亦有是。有否。否則諄矣。張云。使知學之無同。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諄。此言學或有益。或無益。故教亦有是。有否。否則諄矣。張云。使知學之無下。學之益也。說在。辨疑。案經。論。辨。其。所。辨。之。當。否。辨。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辨。爲。非。雖。多。辨。其。辨。是。也。其。理。不。可。辨。雖。少。辨。非。也。今。本。論。辨。下。衍。辨。益。上。當。有。無。字。辨。疑。辨。之。誤。論。辨。其。所。辨。之。當。否。辨。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辨。爲。非。雖。多。辨。其。辨。是。也。其。理。不。可。辨。雖。少。辨。非。也。今。本。論。辨。下。衍。辨。也。句。其。理。不。可。非。辨。未。塙。雖。少。辨。非。也。雖。多。辨。其。辨。是。也。其。理。不。可。辨。雖。少。辨。非。也。今。本。論。辨。下。衍。辨。

字以理之可誨下脫不可誨理之可誨七字其理不可今也謂多誨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言誨有可否

誨者為非若短長各有所宜不可相論也依張不誨依經當作非誨謂非其好誨誨人者非己之誨也非是謂非誨不非誨

句非可非也即上云以不可非也謂人實有非而我非之是非其所可非是非我為非矣是不非誨也言凡誨人而或議

誨實有可非也若所誨不妄則不可非是當非其所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張云故莫短於是張云

甚短是之是也即莫長於是莫短於是非是也者莫甚於是言若非是者則不得為甚長甚短莫甚上疑

據依楊說此釋經下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句處下善於處上句下所請上也請當作謂言因

物甚不甚說在若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句處下善於處上句下所請上也請當作謂言因

上者但微高於下而已不必如山與澤之高下縣絕莊子天下篇惡施曰天與地不是此約舉經文為

卑山與澤平荀子正名篇亦云山淵平並此意也此釋經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不是目不讀如否是

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文當作之下並同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

而文與是此句與上云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句正相對則而文與是當作而是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

同說也此節文譌投雜通參互推校大意以是與不對舉是文與不文對舉凡不字並當讀為否

經上篇旁行句讀華氏新攷定本今重校正畢云本篇云故所得而後成也

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止以已久也平同高也



慮求也。

知接也。

恕。知同。舉張揚。明也。

仁體愛也。

義利也。

禮敬也。

行為也。

實榮也。

忠以爲利而強低。當作也。

孝利親也。

信言合於意也。

佞自作疑當也。

謂猶作嘽也。

廉疑當作非也。

同長以古正字相盡也。

中同長也。

厚有所大也。

日中說無也。

直參也。說無

圓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當作也也。

倍爲二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閒中也。

閒不及旁也。

繡通間虛也。

盈莫不有也。

豎白不相外也。

令不爲所作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刑形之所以奮也。

生刑形與知處也。

臥知無知也。

夢臥而以爲然也。

平知無欲惡也。

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惡也。

治求得也。

譽明美也。

誹明惡也。

舉擬實也。

櫻相得也。

似當作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

次無間而不櫻當作櫻也。

法所若而然也。

佢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無說

攸疑當作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爲窮知而儼於欲也。

已成亡。

使謂故。

名達類私。

謂移說作舉加。

知聞說親。

言出舉也。

且言然也。

君臣萌通通約也。

功利民也。

賞上報下之功也。

罪犯禁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

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名實合為畢張楊並合前為一經誤

聞傳親。

見體盡。

合說作古誤。舌宜必。

欲舌權利且疑惡舌權害。

為存亡易蕩治化。

同重體合類。

異二不體不合不類。

同異交得說作恕疑當作知有無。

聞耳之聰也無說。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無說。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無說。

諾不一利用。

損偏去也。

服執說。

音利。疑當作言利。二字乃正文。誤作小注。畢張楊以服執觀巧轉則求其故。

大益爲一經說。

巧轉依說當傳則求其故。

大益說無

價稊說作價。時氏。當作環。俱氏。

庫當作庫易道。

動或從當作徒也。

讀此書旁行。此校語。誤入正文。楊云。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適在缶無非三字之上列。

經下篇旁行句讀。畢本無。今依張氏。改定本。重校正。

止類以行人。疑當作之。說在同。

駟疑當作足異說。張以三字屬下。疑非。推類之難。說在疑說名字。

之大小。

物盡張以二字屬前經。誤同名。二與關。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

依說當有暴字。夫與履。說作

法同則觀其同。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缶無非。畢張並以三字與上校語爲一。誤。

所存與當有存字者。於存與執存。

五行無常勝。說在宜。

一、偏率。說作去。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當作循。張以物。

靈同名以下四。經合爲一。誤。

不能而不害。說在審。

異類不吡。此同。說在量。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假必諄。說在不然。

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

說在病。

疑。說在逢循遇過。張以三字。屬下。誤。

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無說。

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唯是。

無欲惡之爲益損。疑當作無益損。也。說在宜。

損而不害。說在餘。

知說作智通。而不以五路。說在久。有誤。

必熱。依說當作火不熱。說在頓。疑當作觀。

知說作智通。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

攬疑當作推。虛不疑。說在有無。

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說在宜。歐。疑當作歐。張以歐。

屬上列物一體也。誤。

均之絕不不通。否。說在所均。

字或城正徒說在長字久

二張以此字屬下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

列所義下誤疑當區說在住景二條後以下三經皆說鑑當與

作空區說景諸條類列疑皆傳寫亂之張云此行

當作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案張校以

下五經互易未知是否姑箸之以備攷

鑑位立景一少而易一大而丑說在中之外內說在

同景一少而易一大而丑說在中之外內說在

小大條後亦傳寫之誤張云此有當

臨鑑而立景到而多若少說在寡區

不堅白說在當鑑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丑說在中

之外

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張云此行當鑑團

堯之義也生疑當作任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

所義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

使殷美疑當作使殷義說在使

荆之大其沈當作淺也說在具說作具疑

以檻當作爲搏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

意未可知疑無此義說在可用過遇當作件說作

張以以檻爲搏以下三經合爲一誤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疑當作進

住疑當作位。景二。說在重。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

景迎日。說在搏。疑當作轉。

景之小大。說在地。當作。雷遠近。

天依說當作大。而必正。說在得。

貞依說當作真。而不撓。說在勝。

契挈與枝當作收。板。疑當作板。或涉上衍。說在薄。

倚者不可正。疑當作止。說在荆。當作梯。

推依說當作柱。之必往。疑當作住。說在廢材。

買無貴。說在假。反同。其賈。

買宜則饜。說在盡。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當作必。

非半勿斲。則不動。說在端。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管然。

而不可擔。當作搖。說在搏。

字進無近。說在敷。

行張以此字屬上經誤。循依說當作脩。以久。說在先後。

一張以此字屬上經誤。法者之相與也。盡。依說當作類字。若方之

相合也。說在方。

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

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張井前為一經誤。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唱和同患。說在功。

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以言為盡。諄。諄。說在其言。

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

或域正過名也。說在實。

知之否之。足用也。諄疑當作諄說在無以也。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疑當作殆

於一有知。說作智下同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參當作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誤字也。逃臣狗犬貴。說作者

知。說作智下同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

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

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

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疑當作問者。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

仁義之為內外也。內疑當作非說在侂顏。有誤

學之。依說疑當有無字益也。說在誹。依說疑當作誹者。

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

非誹者諄。當作諄說在弗非。

物甚不甚。說在若是。

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

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有誤。張井前為一經誤。



